

周禮正義

詒澤題

伍



周禮正義卷三十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邑猶里也

**疏**

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

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鑿用器之等詳玉府疏注云邑猶里也者明此邑即一里二十五家之制

邑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金鵠云云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倍也邑人之

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圍也謂國都所在也邑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

言之則為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間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

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有巷蓋

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

案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為邑孟子云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

邑即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為制如有不足或四鄉或三

鄰或一鄰皆可為邑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為邑矣六鄉五

飲

邑

瑞安孫詒讓







則從而授之

從猶隨也

**疏**

出於他邑則從而授之者或於本遂之邑或於他遂之邑要

比長所云名徒于他邑則爲之徒節而行之經文不具耳賈疏謂徙于他邑亦當以徒節行之則當如也詳此長疏注云從猶隨也者公羊傳八年河注云隨者隨從也云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

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屋粟開粟民有田不耕所謂三夫之稅粟開粟民無職事

者所出一

**疏**

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者說文功部云聚會也此官掌野民與積之事故主

也者委人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注云野謂遠郊之外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此亦讀勸爲助與遂人里宰杜注河賈疏云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注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爲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爲溝洫法及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

井言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即遂人以與勸利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開粟益之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

說也是也方苞會說同六遂之稅粟當入遂師公邑之稅粟當入縣師皆非此官所掌此三粟即下文所謂與積故言聚不言征明聚民之粟而仍散之民與賦民粟以共國用者異也鄭誤以爲正稅之粟而以勸粟爲一井之稅則與小司徒注相違不制井田之說自相戾矣賈知其不合而又按小司徒攷夫屋之文以曲證其說不知三三相任仍不可以言井况彼文本指六遂外

公邑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也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謂三夫之稅粟開粟開民

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掌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

通而言之情民亦得謂之開民故謂粟亦稱開粟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

徵斂亦各有輕重之等不定以而用之以質劑教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庶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教民案入

與今云軍與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調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爲何王安

而用之者粟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散也江水云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即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

用此粟頒之待秋而斂之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者鄭以此云而用之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



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為會計之會與遂人注同此勸粟徵斂時蓋與民為質劑以為信故願于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所以為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即田野之民平日合出勸粟者案江說亦是也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為儲積即上勸粟屋粟閒者是也管子權修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襄九年傳云晉魏韓請施舍輸粟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是公私皆有積與遺人委積義同此旅師所願不得偏頗作破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願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願者勸粟本均繁今書頗作破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願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願者勸粟本均

輸願之有不平則人不出勸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與者縣官猶言公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疏謂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與大誤云今云軍與是也者亦據漢時常語也孔廣森云漢言軍與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與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與云是粟之官不堂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注疏說誤云以調衣食曰惠以作種以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為此釋若通而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

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江永云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

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貸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買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願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即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案江曾說也是也此貸粟不當使出息注說失之

**凡用粟春願而秋斂之困時施**

**收**

凡用粟春願而秋斂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又有合出之勸粟與增入之屋粟開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案江說是也此與上平

頌與積是一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利失之注云困時施之說時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收穫之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而均斂散也

管子均歲篇云當春三月貸無種與**凡新貯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嬌惡為之等**

無賦所以勸弱民與此春願義合

新貯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收以地

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

而以屬用新民焉疏者幾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新徙來者也者經注此字亦並當

作地此亦變民言氓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楚之聘陳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為氓彼氓即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說

墨子於越欲自比於賓萌賓萌猶言客也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之民土工商皆於國邑受廛而農則受田於野鄉遂夫家有定不容增減四郊地又無多則客民受田宜於遂外之公邑可知

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此即招外民以實縣鄙之產然則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五詳遂人疏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墨子經上云治求則

也賈疏云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云使無征役復之也者鄭大夫注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旅有施舍復即所謂舍也引王制曰自諸

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

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食之故期不從政據旅師云新氓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

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也亦注用今字作美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者此



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土地無萊此據六遂土地有萊五十餘已  
外中地下地外內同者三百餘耳案釋遂田制同賈謂六鄉土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旅師掌  
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為者明此官案掌治新肥者以其新來徒須授  
以廩地并同其惠利也然旅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勸粟為地稅故有此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令都鄙治井邑丘乘與惟禹敷之之謂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  
名非別邑異則疏掌令丘乘之政令者此井田出車之法也稍人為主公邑之官四等公邑  
民之家數存焉

公邑不制井田則無丘乘故以此官所令者為公都鄙采邑溝涂之法彼官注亦云稍人主為縣  
師令都鄙丘乘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掌都鄙也坊記孔疏謂公邑世軍與  
鄉送同亦非稍人掌公邑詳縣師疏公邑謂井田詳匠人疏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者據小司徒  
井田法讀乘為甸也云句讀與惟禹敷之之職同者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  
四井為甸句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此引句作厥者賈疏云鄭先  
通詩此據韓詩而言厥敷是陳陳故訓為乘惠棟云敷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  
乘也讀如中甸之句又句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為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  
與甸通丁晏云說文田陳也自都陳外皆從木申聲支部陳列也从支陳聲玉篇官部陳列也或  
作敦廣韻十七真陳敷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急就篇  
顧注陳完奔齊亦為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  
故丘甸改為丘乘也句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築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乘者以  
其於車賦出長殺一乘亦以丘甸為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為甸者以司馬法  
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殺一乘乘非丘之所出况郊特牲以丘乘共築盛彼共者為丘甸之人無  
與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為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者  
鄭意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而言也知直令為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彼是令

單注明此惟令治溝涂而已云云丘甸者舉中言之者以丘甸上有縣都下有井邑丘甸在其中  
故經舉之以表上下也云溝涂之人名非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云一成積百井  
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流謂成中實地一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  
十六井為溝涂之地仍使甸良三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數是校計治溝涂之  
人而井邑三甸縣都之家數已賅於其中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  
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涂不出稅三十六井治溝涂人名在於一成之中非鄭指也又說井邑家數  
謂假令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  
有八四井為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內不制公田與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  
夫即為九家一邑凡三十六家賈以公田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  
為釋尤遠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

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  
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謂以其法作其乘庶  
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師之帥而至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謂以其法作其乘庶  
不必一時皆循以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數謂之使勞逸遞焉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云若為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日會般見日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  
及與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  
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例當作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  
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官非司馬之屬以大事作徒役為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  
通職暫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注云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  
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發周於天下縣師亦然  
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交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交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邑謂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地域稍入治公邑丘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董輩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馬都家之或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驛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注以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已甸之政非也案金說也是也縣師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不知縣師惟掌公邑此外皆非其所掌也又郊里為六鄉之餘地非即六鄉之民居國中及遠郊者賈疏亦誤並詳縣師疏云以其法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轡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亦據縣師文賈疏云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案上引縣師職亦謂縣師以書命之賈疏謂稍人書而令之誤云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授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鄭意縣師所主周天下但稍人唯主都鄙所作所帥者即三等采地之車徒其邦國公邑鄉遂之車徒則非稍人所作也今案此稍人專主公邑其所作所帥並專指公邑之車徒言之鄭謂令三等采地亦誤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釋同為均同之義也鄭謂謂司即百里之同金榜云說文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鄭春秋傳董啓疆晉之九縣長設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車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案金疏司馬法十終為同釋此同徒是也沈夢蘭說同此稍人掌三乘之政令同徒者三乘所出之徒三乘之法終於一其徒即所出車乘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也經曰同徒明公邑制軍不用鄉遂伍兩之制矣互詳彼官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備以人數滿之使勢逸逸焉者釋文云遞本又作適賈疏云此釋其同徒同其勢逸逸等也案賈本亦作遞不誤遞又見舉國注說文是部云遞更易也兩雅釋言云大遞迭也謂更迭受役均其勞逸也鄭不知同徒之同即十終之名而釋以為同故此又申其義大

**喪帥蠶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蠶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于階閒則天子以至疏大喪帥蠶車與其役以至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此經于士柩路皆從遂來疏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蠶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也賈疏云此經於亦當作于此以職事屬於本官之正乃大率八法官屬之常例以蒙上文緣亦聽於司馬故經特著之賈疏云以其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注云蠶車及役

遂人共之者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弔六綽又遂師職亦共巨能及蠶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會釗云遂師云共蠶車之役則其役非共其事也賈疏謂車受於中車稍人則役其人將之以至遂師遂師又帥之至司徒也案曾說是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賈疏云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蠶車之事也案縣師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三等采地自稍以出故鄭謂稍人為野監也然稍人掌公邑不主采地蠶車亦非公邑采地所出蓋六遂之餘地即為公邑故稍人以役助遂吏致之耳鄭說亦失之引徒役匠人主載秘室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蠶車引之者欲證遂人共蠶車之事云則天子以至士大夫之喪蠶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案鄭賈說亦非也市車云夕下舉士則其中亦有諸侯卿大夫之喪蠶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案鄭賈說亦非也市車云小妻共匿室明大妻亦共之五文以見義也鄭謂天子至士柩路皆從遂來與市車文不合既夕記遂匠納車亦謂其役不足遺士喪遂出柩路也又柳大夫士柩車不得解路此家天子為文故通謂之柩路天子至士葬並用蠶車詳遂師疏

**委人掌野之賦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野

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芋栗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斂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其野性疏賦謂九賦之賦者此與下文為目九賦之地稅異釋文出賦斂二字云力難反岳珂云注疏以掌斂野之賦為一句以斂薪芻屬之其皮斂當從上聲案岳說是也釋文音讀並誤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者此並野賦也說文木則此斂當從上聲案岳說是也釋文音讀並誤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者此並野賦也說文木部云材木也斂薪以其芻芻以共秣疏材木材以其食用此所斂蓋斂之於虞衡及掌茶諸官也月令云季夏命澤人納材葦仲冬山林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斂遺之蓋彼官以薪芻疏材木



材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薪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注云野謂遠郊以外也者旅師注義同此亦通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故下文有旬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郭場園之疏材場人掌之遠郊以內之薪蒸薪材甸師掌之此官則專掌六遂以外與彼一官互相備也月令云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據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今月令四為田案彼四監官於經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當從今月令為田監田甸字通此官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即公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據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者賈疏云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田委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文略也被臣委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木根不可以充疏故此注不言根大宰注不言木者文偶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材謂百疏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為分別失之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艸冬之具也者皆即若之段字說文艸部云蓄積也廣雅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割瓜蒞瓜之時也月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云始為禦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高注云蓄菜乾苴之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壺瓠也有甘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妻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妻菹豆差之葵菹芋芋為長菹不得為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妻禮芋別也案諸書注意芋似即指賣所謂芋子與士妻菹芋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厥人故謂之芋也禦冬之具者詩邶風谷風云我有旨蓄可以御冬箋云若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即疏材為其可儲蓄以其食故鄭特別出之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也旅師三粟非農賦野之農賦六遂當為遂師斂之公邑當為縣師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嬖婦遂師以入玉府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商嬖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玉府雖不言工商嬖婦

但遂師既入野之賦賈明嬖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嬖婦所作堪為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嬖婦也云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性者明委人又不兼斂斂牧之賦也賈疏云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性是知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驛旅聚凡畜聚之物也九職之中數牧養馬獸者遂師共之也為春當一疏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驛旅者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為驛云當一疏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驛旅者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與彼不同江永云與遣人之特實客驛旅者別異委人無遣人之粟米而遣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案江說是也距王國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其地則六遂及公邑也詳職師疏注云聚凡畜聚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備主其地者守以待資旅道路之用水云故書獨作奇杜子春云當為驛者段玉裁云遣人職作寄古者奇寄驛同部徐養原云遣人驛作寄此作奇其寄之為字邪抑寄之省文邪驛字俗從奇作焉其說蓋有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中韓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凡其餘聚以待字又即縣之省文說文所無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餘謂縣都畜聚之物疏凡其餘聚以待遣人職掌互相備頒為常賜即遣人恤賜既養老孤之等莊子人閒世備支離疏曰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芻子謙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使足以禦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者必兼受薪蒸之證賜為好賜則恩澤所如非由僥倖或有受薪蒸疏材之法矣願賜義別詳膳夫疏注云余常為餘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徐錯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園財用武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燼者曰薪細者曰







侯之疏注云政讀為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

九貢疏注云政讀為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

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伍稅自均人平之治讓案土地之征常為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為

之職者小司徒云以任地事注云地事謂農牧衛虞也此止云農圃者以虞衛別入地守也又均

人云均地職與此地事相當故知事即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職師云以物地事授地

職戰事不同者劉文訓異散文則通云地貢謂侯之九貢者明與大司徒地貢為九職之貢異也

賈疏云此土均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論讓案大司徒五等邦國公食者

千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都一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

亦據此官均地貢為釋詳大宰大司徒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

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疏讀亦為地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

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灋也禮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

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也禮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

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義同亦當讀為宜謂宜布

政令刑禁及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宜字通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得

自專主之然其與法則成稟於王國故此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宣布頒示使

遵行之也云與其施舍者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瘵疾凡征役之施舍是也謂賦役施舍之

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為法令宣布之邦國都鄙使依行之若大宰八法治都鄙五日賦貢以取其

用八日田役以取其乘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更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

者數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此三事亦依王國之法宣布邦國都鄙使行之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

祭更以取其神六曰禮俗以取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鄙家鄉邑小行人云其禮俗政事

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更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

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

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更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即據此經為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春玩經兼

皆以之文似當通包上政令刑禁以下言之蓋此官職掌與均人略同唯大司徒注均之法是其

專職本不掌政刑禮俗之等因以上諸事皆須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賈故兼

使此官修定等差宜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

禁令以警教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注云禮讀亦為地

也者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遂師而皆岳本無亦字案遂大夫注亦同詳小司徒疏云禮俗邦國

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大宰注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

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為二即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讓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

為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曲禮文鄭彼注云求猶務也亦務變其故俗重

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

武公居般墟故用般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

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脩其教不異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般墟

啓以商政封康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有兩解此注引

證禮俗誦訓先鄭注引證地俗並與若趙商義同又士昏禮云若不禮則用酒鄭彼注云若不

禮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為證與此注同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

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愚者解經為輕重之法也江永云以地媿惡為輕重

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修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教其鄙陋示之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

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

設此以地媿惡為輕重之法即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疏

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土化之法即草人之官注謂土地疏辨則察

其土質所含異同羸肺養穰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

九











易樂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者曰場先鄭意豈壤謂豈鼠穴行地中起土上出  
浮解成壤即方言所謂解鼠之場莊子天道篇亦云壤壤有餘蔬是也此乃室文為訓故後鄭不  
坐云壤白色者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先鄭蓋據彼為說賈疏云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  
色白解之故不從也云冀麻也者廣雅釋艸云麻也麻正字賈段借字蓮人注云蓮泉實也云  
玄謂墳壤謂解者段玉裁云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墳壤為謂解謂墳壤訓解別於勃壤為粉  
解語讓案禹貢兗州厥土黑墳偽孔傳云色黑而墳起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壤偽  
孔傳云無塊曰壤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案馬云有膏肥即所謂潤孔云無塊即所謂澤也呂飛  
鳴云地員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案呂  
氏說同孔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

疏

掌稼下地者掌隰農稼之事下地即澤地亦即

師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滄泉宜種稻說苑辨物篇云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稂又復恩篇云下田  
衛謂之早稻則稻之別種也云謂之隰者有似嫁女相生者彼官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  
生與此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澆寫水以涉揚其芟作

田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

之陂也防豬旁堤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治田尾去水大

乖云以澆寫水者說文六部云寫置物也引申為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寫字作瀉

事云以澆寫水者說文六部云寫置物也引申為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寫字作瀉

其地為遂於是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者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

承送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為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此治溝澆亦專為除水害

而後為溝澆使水遠由地中行水由地中因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澆之餘事順而無者也

注云鄭司農說防以登秋專曰町原防也堤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地

雅釋詁云列布也國語楚語草注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廣

也云先鄭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以為止舍之舍以澆是寫去水以舍為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

草除田也先鄭意涉為行田中之稱家澆寫水為文以田水既寫去則泥澆可以徒行乃得聖

永云去草也國語齊語草注云涉大鍊所以變草也變鈞即謂鈞鍊所以迫地變草詳董氏疏江

名釋言語云蕩澆也排澆去穢垢也以澆行水亦排澆使去故謂之澆水也云玄謂偃豬者畜流

水之破也者後鄭從先鄭說以澆為偃豬而申其義書禹貢笑波既豬孔傳釋為澆豬退偃一聲

注云偃豬謂澆下之池也廣雅釋地云澆池也月令注云畜水曰澆偃詳宮人疏云防豬旁堤也者

畜故云畜流水之破也廣雅釋地云澆池也月令注云畜水曰澆偃詳宮人疏云防豬旁堤也者



說文自部云防也隄唐也月令季春脩利隄防鄭志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鄭解防字未確此隄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閒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隄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障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于距北豬即所謂淵也於溝中之水減矣下地常積大川大澤必為隄以關之今江南之園田是也後鄭解為豬旁說則是波塘之隄畜水以備灌漑也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者即遂人云夫閒有遂是也匠人為溝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故云田首受水小溝也遂區也廣雅釋曰云埽屋也埽即埽之俗子天地篇釋文引李頤云埽中曰畦楚辭解佩玉注云畦區也廣雅釋曰云埽屋也埽即埽之俗田中為區畛畛畔分列故謂之畦列說文士部云陸稻畦畦也即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夢蘭謂大戴禮主言篇云井而列說文士部云陸稻畦畦也即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說可備一解但井田之法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田尾去水大溝者即遂人云千夫有溝是也匠人言與井田溝洫兩制並不相應所未詳也云陸稻畦畦也即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云田尾大溝五溝自遂注溝自溝注溝之法始於遂終於溝洫則遂川矣對遂為田首小溝言之故於溝洫也云作猶治也者說文人部云作起也引申為治作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治謂作也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變之草而治田種稻者此破先鄭說也司戈盾注云止也後鄭意此變即下文夏以水珍草而變夷之之變謂開遂放水使入止於田畦埽因涉水指湯前年夏所變之宿草而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涉流瀦疾洗去垢濁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變凡稼穡是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水放之令入而可以播揚所已變之宿草二說迥異凡稼穡是

以水珍草而及夷之

為夷下麥言艾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

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潤之明年乃稼凡稼澤者謂農民於澤地受田而耕稼即角人羽人掌焉後生者至秋水潤麥之明年乃稼凡稼澤者謂農民於澤地受田而耕稼即角人羽人掌焉刻本並作夷釋文同惟宋蔡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宋注疏本作夷與注及雜氏文合今據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艾草乃可種稻與雜氏為官職雜氏夏夷秋艾分屬二時此不分者通言之其義同也注云珍病也絕也者國語魯語云固民之珍病是待珍即病也又越語云疾疹貧病詩大雅雲漢篇胡章病我以早美云痼病也釋文讀韓詩作珍與疹讀聲類相近又爾雅釋詁云珍也故鄭兼二義為釋凡陸州不耐濕故可以水病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稼穡非故草稱水而病亦其義也云鄭司農說艾夷以春秋傳曰艾夷董崇之者隴六年左傳云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惡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董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艾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艾夷即刈草義與杜同此注則所見左傳自作艾夷與此職及肆師雜氏諸文同許鄭本自不同也艾夷五詳秋官殺官及雜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艾刈其禾於下種麥也亦證夷為刈草之義段玉裁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據月令季夏云大雨時行燒糞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明以水珍草必在六月也凡殺草於夏初先艾夷之雜氏所謂夏日至而夷之管子地員篇亦云大暑至利以疾得殺草是也艾夷之後恐有復生者故於六月更行水以病絕之故云絕病草之後生者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珍草之時艾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案此即雜氏所謂以水病絕之也詳彼疏云至秋水潤麥之明年乃稼者此謂夏以水珍草之艾草尚有未珍之草則秋時水潤更艾之此第二次艾也既經水珍復有此二亦肥故明年可稼也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也疏注鄭司農云澤草亦種者澤草云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云芒種稻麥也者說文艸部云芒草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

以水珍草而及夷之

為夷下麥言艾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







文冠部云巡視行見儀禮經傳通釋引尚書大傳鄭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  
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狩孟子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  
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  
大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讓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  
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視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為循又  
以守為牧皆別為一義鄭謂所守者即指四海為王自所守之地言之書舜典雋孔傳云諸侯為  
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天子巡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  
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

疏八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親博古**疏**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

亦訓道為說詔為告也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讓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為王說  
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為職事也志讓字同詳小史及保章氏疏云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  
殺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  
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案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  
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曰殺有二陵為其南陵夏后  
大庭氏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又傳三十二年傳秦穆叔曰殺有二陵為其南陵夏后  
畢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若後世地志所謂古蹟誦訓所道亦其類也 **掌道方志**  
**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志四方言詔所惡也**疏**不詳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

**疏**掌道方志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倚凡有誦訓之諫即  
此官也章注以誦訓為工師之諫書之於几失之注云方志四方言語所惡也者亦訓惡

為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為人所惡故謂之方志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蓋四方所識所惡謂之方志云不詳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者辟與避同韓詩外傳云指  
絲惡辭謂之苟謂王言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者將竊議其言之苟惡若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天  
子若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觀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  
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  
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此辟忌即謂方俗所惡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證  
不違其俗之 **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巡守則夾王車者  
與土訓為官聯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終

鄭司農云疏掌山林之政令者山林之地有在農授地取升伐材及田獵征賦此官皆掌其  
 適列守之疏政令也賈疏云案下文山林自有衛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  
 地者林衛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云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者明山  
 林等皆設守也林衛川衡並云平其守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即大司徒小司徒均人士  
 均所諸地守也江永云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蔬草木長養魚鼈即九  
 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為之禁不皆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為地種蔬草木長養魚鼈即九  
 節以山事實其物不在虞以澤事實其物不在虞也入貢之餘即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  
 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也二虞二衡之通法也注云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者蕃者蕃也者謂蕃  
 字每物有蕃就其地為蕃惟界使人不得妄入國語注云者雖蕃也賈疏云但山內林木  
 金玉物有禽獸所有不測每物皆有蕃界設禁亦不同云為之守禁為守者謂令也者謂蕃也者  
 界地時日及焚萊諸事並有誅罰設為禁令也管子立政篇云析火憲敬山澤林藪草天財之  
 所出以時禁發焉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或師之事也管子王制篇我略同云守者謂其地  
 之民古伐林木者地也者謂澤云案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類其餘  
 于萬民使是其地之民占其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山虞亦令玉府類其材有  
 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詰案占即大宰注所謂占會百物占伐林木是也山虞亦令玉府類其材有  
 少入賈於官伐賣之而取其贏者也官既以林木授占伐之民因使自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  
 云厲適列守之者庶士賈云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古厲同山氏一作為厲  
 山氏時並帶如厲左厲云厲游經康成書謂厲為發漢郊祀歌選萬里晉灼曰選古選字讀為厲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  
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

鄭司農云疏掌山林之政令者山林之地有在農授地取升伐材及田獵征賦此官皆掌其  
 適列守之疏政令也賈疏云案下文山林自有衛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  
 地者林衛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云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者明山  
 林等皆設守也林衛川衡並云平其守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即大司徒小司徒均人士  
 均所諸地守也江永云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蔬草木長養魚鼈即九  
 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為之禁不皆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為地種蔬草木長養魚鼈即九  
 節以山事實其物不在虞以澤事實其物不在虞也入貢之餘即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  
 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也二虞二衡之通法也注云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者蕃者蕃也者謂蕃  
 字每物有蕃就其地為蕃惟界使人不得妄入國語注云者雖蕃也賈疏云但山內林木  
 金玉物有禽獸所有不測每物皆有蕃界設禁亦不同云為之守禁為守者謂令也者謂蕃也者  
 界地時日及焚萊諸事並有誅罰設為禁令也管子立政篇云析火憲敬山澤林藪草天財之  
 所出以時禁發焉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或師之事也管子王制篇我略同云守者謂其地  
 之民古伐林木者地也者謂澤云案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類其餘  
 于萬民使是其地之民占其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山虞亦令玉府類其材有  
 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詰案占即大宰注所謂占會百物占伐林木是也山虞亦令玉府類其材有  
 少入賈於官伐賣之而取其贏者也官既以林木授占伐之民因使自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  
 云厲適列守之者庶士賈云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古厲同山氏一作為厲  
 山氏時並帶如厲左厲云厲游經康成書謂厲為發漢郊祀歌選萬里晉灼曰選古選字讀為厲







木也月令孟春禁止伐木季夏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云為其未堅刃也  
 此經秋斬木不入禁中夏得斬陰木也秋斬伐者季夏與秋時相接秦法與周略同賈疏云  
 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濼國家使工取擇木故亦  
 冬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云斬四野之木可者四野平地  
 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後注愛鷩食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  
 木者有刑罰者賈疏云此謂非萬民入山之時而民盜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詒讓案萬民入山  
 之時占伐林木者各有部界越界私伐者亦為竊也 注云竊盜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穴部云  
 盜自中出曰竊音微子陸氏釋 若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脩除治道場壇 疏 山林  
 則為主者即大宗伯以禋祀祭山林川澤是也此山虞為主者謂就山林而祭之其四望總祭五  
 嶽四鎮兆於四郊自有祭有司主之非山虞所職賈疏云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  
 祭主謂主當祭事者也云而脩除且蹕者賈疏云謂掃除糞穢且復蹕止行人也注云為主辨  
 護之也者賈疏云案中候涿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於西向禹進迎舜剪股陪位稷護注云  
 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其時用相禮儀者也案賈引中候注義向未詳辨即  
 今之辨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辨護謂監視之此辨護亦謂辨治監視其事不定供用相禮也墨  
 子號令篇云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辨護仇健者為里正辨辨字同說  
 文辨部云辨治也於義亦通是辨護並辨治監視之謂也云脩除治道場壇者檢弓注云脩猶  
 治也又曲禮注云脩治也是脩除並有治訓賈疏云案守祿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  
 恒主脩除謂掃除糞穢場壇謂即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計讓案祭山林亦為壇壇為管子  
 修廟篇云若焚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萊除其草萊  
 神山祭之是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萊除其草萊  
 止也植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 疏 若大  
 得畫熊虎其切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 疏 若大

則萊山田之野者賈疏云晉大田獵者謂至親行者田在山則山虞萊草木於可陳之處云及  
 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者此與獸人甸視為官職也依鄭義此旗不注羽與澤虞處迤異  
 今致禽旌亦當為旌旗則此旗或亦有注羽兩經互文見義耳鄭文引庚氏云萊草也引申之  
 民得禽旌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 注云萊除其草萊也者王制釋文引庚氏云萊草也引申之  
 凡變草焚草通謂之萊詳疏山田之野其地廣博山虞於其外莖草以為田之大界毛詩小  
 雅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是也其防之中藥田獵處不妄惟於防南別除地三四百步其  
 中為四表之地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廣各容三軍以為放戰列陳之頃此萊野蓋兼彼二者而  
 言之賈疏偏據除戰之地為釋疏矣詳大司馬疏又此萊野謂交草與萊別其萊亦山虞  
 兼掌之故牧師凡田事贊萊注云萊者山澤之虞是也澤虞職同云弊田植戶植也引申為  
 注云弊田也田止詳大司馬疏云植猶樹也者田僕注義同說文木部云植戶植也引申為  
 凡樹立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云云止樹旗令  
 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者即獸人云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田僕云及獻此禽是  
 也山既通注虞中不知所獲多故又各校其所取之左耳以知其數而計其功云山虞有旗以其  
 主山得畫熊虎其勿數則短也者賈疏云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士建旗此山虞是士不建旗  
 而建旗者以主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緯建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為旗勿數則短宜三仞案賈兼據大司馬  
 治兵注軍吏職旗為釋也蓋鄭意此官既非帥都又非軍吏而得建旗者特取畫熊虎之義今致大  
 司徒注旗與期聲義同故令虞官樹之田虛以表獲因謂之虞旗猶鄉師以司徒之旗致衆庶  
 逆人起野役亦然蓋義取表事與乘車建旗旌旗不同又天子以下致定禮物為諸旗通制則北虞旗  
 即熊旗之物鄭賈說似未精又賈引禮緯說旌旗之杠天子以下致定禮物為諸旗通制則北虞旗  
 鄧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者獸人注義同說文刀部云珥斷耳也則珥音義相近賈疏  
 云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又云珥當為耳案賈蓋以此珥與師師小子羊大  
 犬則用家畜不用野性與田事之祭亦迥不相涉也賈失之引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者證珥











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也鄭注云凡諸器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  
注云為其天物且害心也者王云不錄不屏不殺胎不灰天注云重傷未成物既獲此天  
與王制厥義同賈疏云且害心多釋毒矢射者也云獲鹿鹿子者說文鹿部云獲鹿子也爾雅  
獸云鹿其子麋鹿其子麋是鹿子別名處此以鹿為鹿鹿子者對文同義為鹿子散文則樂鹿子  
通稱麋曲禮孔疏云麋乃鹿子  
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稱是也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施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也

石之守禁而職金受其入征以入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詒讓案金玉之總名詳其  
金疏被職又有丹青即染石也又凡器石砭石及美石可飾佩器者經言石皆足以勝之矣地其  
所產之處若職方氏揚州金錫荆州丹銀系州玉石及青禹貢青州岱賦銀鐘魯州琇珠琅玕之屬是  
揚荆金三品又揚州琇珠荆州厲磁丹豫州磁錯梁州錫鐵銀鐘魯州琇珠琅玕之屬是  
也云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者亦有藩界禁令管子地數篇云山不鐵有銀者謹封而為禁有勳封  
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闕右足入右足闕此所謂厲禁也賈疏云亦謂使其地  
之民進謹守之注云錫鉛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錫謂之鉛郭注自錫職方氏注  
錫鑛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錫鉛也急就篇顏注錫在銀鉛之間即今自錫也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也

足據占其形色與董師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說以物地義同知鹹淡似言地土之鹹淡然未詳  
其說云何管子地數篇云伯高對黃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  
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惠士奇云榮者山之精神微為形色占  
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知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案惠以鹹淡為金玉亦未知  
是否云授之數取者之處者管子地數篇山海經中山經廣雅釋地並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取之也升人既物地而知金玉錫石所生之處乃以圖授其

使教使巡其禁令明其令疏注云行其禁明其令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禁謂厲禁及禦止爭  
取之也明其令疏注云行其禁明其令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禁謂厲禁及禦止爭  
用而病民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者山澤出齒角骨物大疏  
之農大皆先鄭注以平地山澤為三農即此經為釋山澤之農受田而耕或就地田獵畜牧  
有齒角骨物等之征也賈疏云角人止應徵齒角骨物者齒骨者以其齒骨並是角類以細小之事  
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之政令者賈疏云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令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  
骨角之賦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也江永云此為三農之職別於農  
衡閭師貢九穀者正賦也在他物亦可代之案江說是也賈以經云山澤之農故專長田稅  
之則九賦之地征也實則此邦賦當兼有九職之力征閭師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是也而地征  
則夫田之外感氣有古會山澤之地者亦別科租稅此數者或征泉穀或其物大總言之是謂  
之賦夫下羽人掌葛邦賦義並同至大率九賦注以賦為口泉則非經義詳彼疏注云山澤出  
齒角骨物者明經徵齒角骨物必於山澤之農因其所出之地也云大者貢象其小者樂其才  
犀及樂鹿皆有角象則有齒四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骨入漆院者受之以疏注云骨  
者皆有骨物可用者故特數之

者受之以最者段玉裁云說文骨字之誤也說文士部云說以黍和灰丸而聚也從土完聲許  
云灰者謂骨灰也通條云燒骨以漆中車注杜子春日軟說為黍和灰丸而聚也從土完聲許  
說也云王聘珍骨黃不烈說同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  
短也云其餘皮黃不烈說同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  
五人所云角長二尺也

五人所云角長二尺也















屬此官掌謝鄉內為國之疏材與甸師共四郊之果也委人做六遂以外之疏材職掌皆互相備也賈疏云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其場圃而為之故並言之也案賈疏云官注義也凡國地種時則為圃收刈之後則為場與田首之場圃異詳彼官及載師疏云以時斂而藏之者賈疏云宰甸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掌之者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場人而斂之者賈疏云其除則問師斂之也案賈疏云非也問師斂之實場人則為掌圃地之專官草木之貢當問師以十使場人斂之非場人唯掌其祭祀喪紀賓客之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乃命有司墾民收斂務養桑多積聚高注云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人入也案場協入國語周語文章注亦云場人掌場圃委斂之珍物斂而藏之即本此經為說注云果桑李之屬瓜瓠之屬者甸師注云果桃李之屬瓜瓠之屬說文瓜部云瓠也案亦木實氣與陵同為瓜類此注與彼義同云珍異蒲桃枇杷之屬者皆果中之珍貴者文選上林賦云櫻桃蒲陶枇杷檮李注引郭璞云蒲陶似桑桑可作酒又引張揖云枇杷似解樹長葉子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享亦如杏漢書西域傳云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蒲桃即蒲陶也

**如之**  
 性享納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禮祭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則經云享者專指宗廟之祭即大宗伯之六享也然上言祭祀禮祭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宗廟及天地大祭所同大宗伯之六享也然上言祭祀禮祭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是也今此注但云納性則無以見其必為宗廟況廟享后夫人萬朝事之豆蓬蓬正在迎牲之時然藹豆蓬與納性自是二事今但云納性亦無以見朝事之有豆蓬蓬又蓬人四蓬之實朝事之蓬無果蘇用果蘇者乃是饋食之運則與納性節次尤不相常注說究不可通所未詳也今以經文我之祭祀之外別有所謂享者指宗廟而言之亦即大宗伯六享之以饋享先王也凡果珍異新出或薦於寢廟者月令仲夏嘗黍羞以合桃是也其禮殺於祭祀無迎尸裸獻之事故經云享亦如之明所共與祭祀同而禮則異爾蕭新亦通稱享互詳大宗伯疏

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會

匪頒為分頒謂委人之職疏委也賜稍會則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會祿東疏

掌九穀之數者總計一年穀入之數為簿書若月令云舉五穀之要但此官總掌九穀之數要而所藏則為米故明堂位魯有米廩少牢饋食禮注亦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是也賈疏云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主穀故以九穀言之也云以待國之匪頒賜稍會者謂出之事也沈彤云穀為米粟委積之通稱凡官所食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草地為然其餘則皆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會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匪頒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稍食則食之小者是藏米於廩藏粟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止謂是也注云匪頒為分者段玉裁云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徑謂為分與仲師說小異亦令互相足也非字有分背之義微與文二韻字多互轉匪得讀為分大宰匪頒之式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江永沈彤金榜會銜並謂匪頒當為羣臣之祿是也蓋匪頒本以頒祿為最大而稍食及委積賜賚之有常秩者亦通舍於其中此經雖列出稍食而祿賜則不容略注唯舉委積者似顯誤以百官之祿屬稍食義殊不及大宰注之該又注云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職諸委積江永曾刻並謂委人無粟米疑其未靖沈彤則謂委人當為遺人之誤沈校是也遺人職諸委積以待施惠有鄉里門閭鄰里野鄙縣都諸委積鄭彼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是國用以其餘無粟米文又不及遺人之備鄭不當舍彼而此矣又案遺人諸委積者云鄉里之委積以施民之餽餽則於此經當在賜賚之料又委人云凡其餘案以待頒賜為好賜賚頒為常賜不同則此匪頒賜賚二者之內迥有委積注專以委積釋匪頒於義亦未析也云賜則謂王所賜予者賜與鄉師云賜萬民之餽餽義同謂臣民有不足則王賜給之賜謂以恩澤賜之即大府之賜予內養之好賜是也孟子萬章篇云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趙注云周者



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周與賜同若然賜賜二事小異鄭通釋之耳呂氏  
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周賜也亦以賜釋周與鄭義略同經凡云賜者並為好賜詳大宰膳夫疏云  
給好所賜也者謂賜賜當入好用之式賈疏云此即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彼注好  
用燕好所賜也云稍食祿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此即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稅上農  
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江永云統言匪類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為匪類  
在官工役之稟為稍食案江說是也稍食豈言稟食與祿異孟子萬章篇云庖人繼粟此即稟人  
掌稟食之證鄭賈說  
並非是詳宮正疏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  
計也

匡篇有成年年儉年饑大荒四等登降之法即以年上下數邦用之事實疏云上下即豐凶廩人  
之宜以治年之凶豐者賈疏云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凶豐此則  
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注云數邦計也者說文支部云  
數計也此云稍者鄭蓋以數本為算數引申為計算之義與許少異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  
四補上也人二補中也人一補下也  
此皆謂一月食米  
疏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  
以知足否邦用之豐殺與民食之足否事常相因也賈疏云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食食謂民食  
國家糧食者江永云通計萬民之食非謂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案江說是也魯創說同云人四  
補上也人三補中也人二補下也者賈疏云上謂大豐年也中謂中豐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  
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孔廣森云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  
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  
倍此經月食二石者為粟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注云此皆謂一  
月食米也者膳夫食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謂通計民每口一月所食米之數也賈疏謂願祿百今  
魯月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失之云六斗四升曰書者與氏陶人注義並同說文兩部云謹

禮記也重文登禮或外金父聲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稱其四以  
斗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謂齊舊釜六斗四升陳氏新量釜八斗陳氏齊舊  
量即周量故據以為釋一釜凡為區者四為豆者十六通六斗四升也以此計之則月食四石者  
二石五斗六升以三十日除之日食八升五合又三分合之一月食三石者一石九斗二升日食  
六升四合彙樞經云人食一日中五升與此相近月食二石者一石二斗八升日食四升二合又  
三分合之二即夕記說變食數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  
升之一是喪食日二升一合此下歲之食倍於彼也沈彤云律呂新書漢量與周同而漢量有  
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闕若陳氏同  
案依沈說則此經上歲人日食一升七合有奇中歲人日食一升二合有奇下歲人日食八合有  
奇也至左傳陳氏新量之釜杜云容八斗當為十斗管子海王篇云鹽百升而成釜即十斗之  
釜與石同故爾雅篇云中歲之穀穀石十錢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吾子食二石與此經四石  
三石二石差數雖巧合然以漢志李悝說人食月一石半計之大男月食必無四石之多管子之  
說殆不可信非徒釜與石說  
若食不能人一補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疏  
有

荒之注皆見也注云就穀就都鄙之有者大司徒注云辟災就有是也逸周書文酌篇云  
因和就年亦此義賈疏云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者其有  
不能人二補之歲移民就穀當公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因乃出外  
也故知就都鄙也云殺穀也者廣雅釋詁云殺減也此亦引申之義故云  
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行道曰糧謂糧也  
疏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旅想徒役大會同百官六軍從行故皆須活糧食晏子春秋問下篇孟子梁丘篇並云師行而  
糧食是也王昭禹云莊丁道遠游館以遠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梁丘篇謂日而為之糧

旅想徒役大會同百官六軍從行故皆須活糧食晏子春秋問下篇孟子梁丘篇並云師行而  
糧食是也王昭禹云莊丁道遠游館以遠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梁丘篇謂日而為之糧











益鄧彼注云唯益取滿而已是也云熬穀者鑄于棺旁所以感蚩蚩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小祝注義同鄧要大記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感蚩蚩使不至棺也孔疏云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蚩蚩聞其香氣食穀不慢尸也詒讓案錯於棺旁者論語為政篇集解引包咸云律器也謂大斂後殯棺於西階而置此熬於棺之四旁也引要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黍石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

**以其子后之春獻種**

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疏以其子后之春獻種

以其子后之春獻種

者謂疏云內宰注云先種後就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注云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者凡穀種得溼鬱則萌蘖而微敗故必高縣之使其風氣燥達則種良而易生也齊民要術收種篇云凡五穀種子過鬱則不生者亦尋死粟黍稷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則刈高縣之至於春治取別種以明年種之即縣種之事鄭司農云春王常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者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經春獻種之義明王所耕於藉田者即此舍人所縣后所獻之種也云后獻其種見內宰職注內宰云春詔王后帥六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九穀六米疏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諸穀米粟出入之事也已春者為米未春者為粟說文米部云米稟實也肉部云稟穀實也孔名義與會人職同實不知乃云正言稟即稟也夫稟稷也以稟為稟是以稟為稷此說蓋謂郭注云江東呼粟為稷亦云稷即稟也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世禮稷曰稟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又云說文稷字注稻一稻為粟二十升禾黍為一稻為粟十六升大半升稻黍之實亦曰粟假借通稱也案程說足正賈疏之誤粟之本義即九穀之粟非稷也

**大宰及會人疏**

注云九穀六米別種者謂稷黍粱粟麥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種也

也程瑤田云考小宗伯及春人注並以麥為種實是麥有米明矣光武自無麥亭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菽飯此米為之也說文記陳楚之閒相謂食麥飯曰麥方言亦曰陳楚之內相謂而食麥謂之麥說文麥飯方言言麥謂蓋皆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碾之為粉其香米炊飯則久失其節度矣若豆大小雜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為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之六穀實得鄭義恐未得其審案程說是也後人六食注云六穀之飯膳夫食用六穀先鄭注亦依食醫為釋有麥無大豆則賈說之誤明矣歲終則會計其政

**政用穀**

疏歲終則會計其政者正米粟之歲會亦即此官之官成也注云政用穀之多少疏歲終則會計其政者正米粟之歲會亦即此官之官成也注云政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

九穀藏藏焉疏掌粟入之藏者謂凡入粟於國者並藏於倉人也莊存

以下文云辨九穀而此云掌粟入之藏偏舉其一故釋之也程瑤田云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粟鄭注大宰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為主則是粟即粟矣史記索隱三倉云粟好粟其證也案程說是也賈疏亦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者穀不足則止餘潔用有餘則藏之以粟為說誤詳舍人疏

**以待凶而頒之**

止餘潔用有餘則藏之以粟為說誤詳舍人疏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以待凶而頒之



能二語殺 邦用異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謂 國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語周語云野有虞積章注云虞露積穀也此官掌倉庫故共穀積別於委人所共為芻粟之積遺

人掌道之委積十里廬有飲食三十里路室有委五十里候館有積此官與彼為芻粟也 積遺

云大事謂與戎者賈疏云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要事今此要戎不言祀者此

經云共道將惟軍戎及要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言焉祭祀遠無過在近郊之內無在道其糴之

祭祀不言 司祿 闕

司祿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瀦而縣于邑閭周

也 種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 疏 掌巡邦野之稼者程孫田云時伐種傳云種之曰稼數之曰種此

民後年種穀用為法也 疏 對文稼種具也司稼云巡野觀稼則兼種與數言之高前田會

之稼如禾如粟莠云稼禾也謂有莠者也是數亦可曰稼蓋散文則通矣案程說是也說文禾部

云稼禾之秀實為稼一曰在野曰稼許亦據數時言之云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者穀類眾多

總言之大宰謂之九穀每穀又各有物色種別之異此官皆備知其名吳越春秋云稷相五土之

空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稂稂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是也云以爲瀦而縣于邑閭者法謂稼法

亦此官之官法也秋官甸人注云閭謂里門此邑閭亦即邑中之里門與小司徒四井為

邑大司徒五比為閭並異 注云周禮種也者司會注同云種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

設用為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同種所宜之地若大司徒五地十有二種及職方氏九

州凡水陸麻淡堅柔各有所宜之種故縣以示之月為種植之法縣即謂縣法與會人縣種也之

五穀所種以教民必縣種之注云田謂田畝主農之官也案此經無田畝疑是冬官之屬此官

蓋亦與彼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斂法者豐年當正凶則減 年之上下出

斂者賈疏云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而出稅斂之法論案教法謂

賦斂之正供亦此官之官法又即周之徵法也觀稼任地之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

都皆無過十二此以地之遠近為稅法之差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又以年之豐歉為稅

法之差也二官蓋互相備依漢書食貨志引李惲說百石平歲收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以

大事謂 國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



郡國秋稼為早雖所備其什四已上勿收田租獨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即謂傷十分之二  
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皆什四已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  
災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均謂度其多少關粟  
則漢之末造征斂稍稍重矣

**疏** 賦稅異周書大匡簡云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即凶荒均民食之事也漢食實志引李悝云一  
夫治田百畝歲收餘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善平糶者必儲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儲則收百石中儲七十石大儲三十石故大孰  
則上禮三而舍一中孰則餘二下孰則餘一使民適足實平則止小儲則發小孰之所斂中儲則  
發中孰之所斂大儲則發大孰之所斂而難之故難過儲儲木旱糶不貴而民不敢取有餘以補  
不足也李悝平糶之法此官均民食之一也云而關其急而平其興者此即旅師與積之事凡  
民食不足則以所積者關貸之其有麻除者則案法數平其興費之政使無不均之患 注云均  
謂度其多少者釋文度下有平字疑今本誤稅內宰均其稍食注云均猶調度也此義與彼同多  
少若虞人所云四儲三輔二儲之屬云謂粟其難配者師云謂萬民之儲配是也案昭給其食  
調與周同詳鄉師虞人疏云與所徵賦者旅師注云官穀粟物曰與今云軍與是也江永云與  
起也發也謂關急之時平其所與發之屬食則旅師平願其與積也注謂與所徵賦非也案江說  
本王與之是也方苞說同賈疏謂當各計十一而稅  
得特多特少則仍是出斂法之事非所謂平與矣

**春人掌其米物** 非一物言 **疏** 掌其米物者謂春穀或米而共之也 注云米物言  
非一米者各人注九穀有六米此春人並共之也 **祭祀共其**  
**鹽盛之米** 鹽盛謂黍稷稻粱之 **疏** 祭祀共其鹽盛之米者共謂春人共生米與饋人炊之也  
實本經注並作鹽或本經注並作黍稷非也詳句師小宗伯疏 注云鹽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  
實以為爲鹽實者阮元云當作黍稷案院校是也凡經作鹽注並讀爲黍稷句師小宗伯疏大祝

注說同黍稷也所以爲祭穀之通稱亦詳句師疏賈疏云器實曰鹽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  
曰鹽則黍稷是也故鄭注黍稷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或可盛以爲鹽盛之實也賓客  
共其牢禮之米 實鹽也 **疏**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者賓客至致禮有中者也牛人云凡賓客  
而無旅以餼無鹽盛之米也其旅有鹽米則亦春人共之 注云謂可以實鹽盛者凡禮之通例  
致禮於賓客等執食並實於鹽盛生米並實於鹽盛實宮者即舍人之宮米致禮時所陳者也  
賓客者掌宰注說取積云鹽盛之實米實於鹽盛是也賈疏云賓客當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  
米四十俛伯車米三十于男車米二十非春人所供故知惟謂鹽盛者也若然車米出於民稅故  
禹貢云五百 凡饗食共其食米 禮兼燕與食 **疏** 凡饗食共其食米者此亦謂共與饋人  
里納米是也 禮兼燕與食 **疏** 炊之 注云饗有食米者此亦謂共與饋人  
食者謂若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食禮無獻要則兼有食蓋大饗與祭同亦有饋食  
之禮是九獻之外象有食之九舉矣其燕禮尤輕則唯無食也鄭以饗禮今亡故據此文  
推之賈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 **掌凡米事** **疏** 掌凡米事者謂凡春洗  
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

**饗人掌凡祭祀共其盛** 炊而 **疏** 饗人者饗禮字同故鄭亦從之嘉靖本依故官改饗非也稿人  
注亦作饗可證詳彼官疏 注云炊而共之者對春人祭祀共其盛盛之米爲生米不炊者也凡  
祭祀之盛皆於應炊之士虞禮特牲饋食禮謂之饗少牢饋食禮謂之應是也此官既於  
禮與舍人實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六食六 **疏** 共王及后之六食者亦炊而共之也此官  
禮與舍人實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六食六 **疏** 共王及后之六食者亦炊而共之也此官  
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詳彼疏 **凡賓客共其鹽盛之實** 注云謂致饋饗者賈疏云下  
也 饗食亦如之

也 饗食亦如之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第三

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

不敢主之故也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唐右經作第五非鄭目錄云春所立之官也者

異亦通云宗尊祖廟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宗者尊也春者生也春者生也春者生也春者生也

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

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

不善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為名是取與主之義春

官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故不可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司而言宗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

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祭器之量次

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豐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疏使帥其屬















注云商所樂者說文廣部云府文音載也賈疏云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宮人所聚曰宮府  
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又在穀火烈具舉注穀澤禽之府也天府玉府外內府泉府  
皆是藏財貨之府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案賈引鄭義論諸先進注之詳入官疏  
云言天者尊其所藏者天物然謂天府所藏在大祖廟故特尊其名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王  
者天太祖儀禮經傳通釋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之君承天  
作神天之教令也故掌祖廟之職者謂之天府也義與此注同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若今符璽也典瑞 典瑞者此官掌玉瑞  
掌相備放次其後 注云瑞節信也者本載注云瑞符信也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為信也白虎通  
義文與瑞同何謂五瑞瑞玉璽珠璣也左文十二年傳秦西乞術吞魯幣玉云璽先君之獻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者今符璽節者瑞也  
官為況 漢書百官志云典瑞節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凡有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秋  
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疏 司服者冠服與禮命相將故司服亦  
凶在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  
之下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攸官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 典祀者此與守祧者  
宗伯先典祀者以其掌外祭祀有  
二郊九帝之兆尊於宗廟故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一人奚四人 注 祧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主祧焉也  
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之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

疏 守祧者此掌內祭祀宗廟之官故次典祀金鵠云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  
不勝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即廟也守

祧職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為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案金說  
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會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廟矣云奄八人者賈

疏云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妻孀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賈本張融評  
說論說詳後云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妻孀為八廟則十  
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 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為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

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祭法  
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也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遷之於祧謂之遷故祧曰遷

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壇鬼皆毀廟云周為文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祧為即文武世  
室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書章立  
成傳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渠論白虎通  
並云周以後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案此首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  
賈疏謂鄭以二祧為祭法之祖宗今攷祖宗之祭固是祭文武然鄭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則鄭難以為二祧為文武廟實不以祖宗為二祧之祭明矣也鄭以周二祧專為文武廟  
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送毀不同周七廟二祧為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  
祖之父及祖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吉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  
廟不得為二祧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為遠又引馬昭非王肅言文武不得稱遠

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晃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為名文武以尊重為祖宗廟何取  
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為太祖不為遠也許宗彥云章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為不遷之廟何取







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推存后親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國亞爾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國亞爾廟亦不毀若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設而不立廟論漢案禮緯及孝經緯謂唐虞夏殷本制者始祖廟一與四親廟為五周以文武不毀為七統故七廟鄭從其說王肅則謂周本七廟內舍二記文武別立廟在七廟之外二說不同王肅也漢書章帝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禮記王制及春秋禮樂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夫夫三十日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者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成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教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繼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朝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貴功之意也案劉歆謂天子七廟是正法宗不在數中即王肅所本通典吉禮載唐岑文本議謂孔安國班彪父子孔晃虞夏干實之徒咸以為然金鵬亦申王肅鄭云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禮樂禮十五年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此自七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為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制何異於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即有其人亦必待禮盡當就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履若是乎王制祭法活言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為四廟一昭一穆為二廟就不得為廟則止四廟而已二說不覺不與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甸人云甸人辨九廟之名辨九廟之名辨九廟之名四親廟諸姬亞爾為二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世先王也亞爾諸姬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亞爾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禘廟烝嘗于公先王中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禘廟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禘者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天子作序有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惟祀若禘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禮之禮天子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時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衰冕此亦謂時祭惟祀先公之尸服衰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為后稷則諸葛所云先公者后稷矣不知后稷為周太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釋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服衰冕祭者豈得以尊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為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許宗彦云周禮五廟二親五廟者一祖四親外建二親使親盡者禮為行事者之禮由是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漸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親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夫五廟二親禮有正文不容增減誠恐後世非與廢廟同制若就他處是則何為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案鄭及馬昭張融孔穎達等之說金許兩家難之詳矣馬昭引禮器旅酬六尸一人登爵以明七廟七尸文武亦與祭若文武不在七世則不同祭為非禮不知此乃適孝以前補給之禮其時文武未去故止六尸若孝王以後二世則已立則旅酬當有八尸矣又此官奄八人以七廟通養嫗廟為八廟廟一人金錫以為此在周公制禮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是也張融乃疑除文武則老少二人此亦不悟文武去就在此孝以後此禮作於成王初文武尚在親廟又向疑於奄八人之不足配哉又天子宗廟在雒門內路門外及廟制異同詳小宗伯及本職疏其說之所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門每堂東西九進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詳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門每堂東西注云時母在閉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闕門是闕門在堂下至堂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也然則此四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闕門之厚若而闕門之外必有餘地以居兩廟之夾中已三百八十步治朝之左儀廣四丈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五百九十九步此外宿衛官舍高除豈十餘步所可受者考禮儀職事五寢之禮陳黃酒之事注云三百八十九步此外宿衛官舍高除



說無禮詩云禮廟釋相連說也前曰廟後曰廟若說無禮五廟共廣三百步於廟左為可置祭  
說與廟必非一地也惟說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幾說無禮五廟共廣三百步於廟左為可置祭  
當別立但無正文未能定其所在要在宮內而不與五廟並列則固無疑也云奚女奴也者謂  
女奴之少才習者  
詳天官敘官疏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后宮  
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疏世婦者此官與內外宗並婦官以禮事佐后者故亦屬  
六宮漢始大長秋婦事少府大長秋疏宗伯而家守疏之後互詳天官敘官疏云每宮卿二人  
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  
二小卿者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卿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為  
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沈彤云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白虎通云婦之言章夫之言扶士  
之其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  
世婦當二十七大夫為說但此官備卿大夫士三等自與彼不同實說與總例不合非也此世婦  
宮卿以下並以婦人為之與天官世婦職掌同王與之職校柯爾運方卷孫志祖並謂世婦  
為內命婦此世婦為外命婦其說蓋據世婦與內外宗並列而為宗伯以宗伯掌禮事也外命婦掌  
大宰掌掌宮政也此世婦為外命婦故與內外宗並列而為宗伯以宗伯掌禮事也外命婦掌  
者比於卿而終不得稱婦故與大夫士同家世婦之稱與本職云凡內事有違於外官者世婦掌  
之明其非內命婦蓋世婦自有內外命婦之別雖亦分列兩職其異同分合自有精意而說者不  
悟強為推測鄭以此官為士人賈疏又以為老人其說皆不可通互詳天官敘官疏云女府二人  
者據經云每宮卿二人鄭意此與二十七世婦異乃后宮之官以士人為之也云王后六宮者詳

內宰疏云漢始大長秋府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者丁晏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將行奉官最  
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鄭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  
名又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秋私府水者詹事掌皇太后宮與馬不常置也賈疏云此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秋私府水者詹事掌皇太后宮與馬不常置也賈疏云此  
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若然天官云內小臣奄士四人鄭云奄者下女府女史奚同  
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  
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有小臣是士用奄人鄭即云奄者士其賢也  
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內小臣是士用奄人鄭即云奄者士其賢也  
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者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疏云  
賈疏舊說世婦為奄鄭故鄭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者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疏云  
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官者傳曰漢與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  
人以參其選中與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兼用士人鄭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  
不但地諸士人不可即施諸奄人亦不可思謂此等必藉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命於其宮廟之內  
禮廟之妻即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士之妻爲宮士玉藻曰唯世婦命於其宮廟之內  
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前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  
奚以女子而稱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就解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沈夢龍云此語人所謂  
命婦亦云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鄭注謂如漢之大長秋是以男子官世婦或疑  
奄人為之亦非周官奄人至上止也案孔沈說也其謂從夫之爵說本王與之孫志祖說亦  
同但此經六官之正及六卿大夫男卿止有十二人未必其妻爲宮卿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  
或有妻而老病不任宮事者又將闕其數乎竊意此宮卿之妻卿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  
加命取備員數者固不容泥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亦對奚女奴  
少才知者也與前女史義同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亦對奚女奴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者  
疏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者  
內宗者別於後外宗爲不同















警師曉曉四者不同官實即此大師長隨隨文錯舉耳故呂氏得秋  
達鬱篇亦載此語唯云唯鐘師而無警師之文明不必實有警師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耳曹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

職曰洗同律疏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同陰律也者據大

也亦詳大司樂疏云不以隔律名官者賈疏云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律也云因共先言耳者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樂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

失誤者同音律度量衡者樂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

注尚書律為法制書齊同之則同不為強律與鄭義別也

警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警師者此官與鐘師樂

器之官以其各有專掌之器不通掌樂故象典同而次之警師燕禮注謂之器人國語晉語云

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鉉官疏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鐘師者說文金部云鐘

之書物也成古者盛作鐘經與通假鐘為鐘釋名釋樂器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案鐘

師說經謂之鐘人燕禮實鐘北面坐取其鐘屬以降奏該實所執鐘以迎鐘人于門內曹注云鐘

人掌以鐘鼓奏九變今奏以節已

用賜屬以報之明鐘師不忘禮是也

管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疏管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政說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釋樂云笙小者謂之和又鄭飲儀禮笙入主人獻之

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然則此笙師中士二人者即其長王樂笙和之數無文

通掌之與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鐘師中士二人



有鍾無舞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即細鈞之謂也若舞細鈞而琴用鍾無則舞又大于鍾無為舞  
所餘不得昭故不用鍾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舞無鍾而琴用鍾無則舞又大于鍾無為舞  
耳樂江說其也周語云細鈞有鍾無舞鍾即指細鈞亦謂大鍾與此注義正同鍾為特懸之大  
鍾故大射儀軒轅東西各一鍾說文云堵以二者即據大射儀為說也又云金樂則鼓鐘應之者  
謂金奏矣鼓鐘鍾師金奏注云聚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鐘是也詩大雅靈臺云鼓鐘維鐘  
毛傳云鐘大鐘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敔庸與鐘同二詩皆以鐘與鼓同舉此與說文鼓鐘  
應樂之文正同亦即鍾師所謂以鍾鼓奏九夏也章注周語晉語並以鐘為小鍾殊誤

誅師下七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

讀禮為味著之味疏誅師者此官與地人備師並舉舞事故次諸樂官之後賈疏云案禮  
文謂讀如誅給之味疏後氏舉四夷之樂今此特舉誅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春是陽

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者此  
先鄭據明堂位文改誅為味也注如味者釋其音也說文部誅從未聲與味諧未聲異故必破

為味而後可讀如味明堂位注引周禮味師掌效味樂正從先鄭讀後鄭此注則不破字與先鄭  
及明堂位注異詩小雅毛傳白虎通禮樂篇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及徐疏引樂緯注說誅樂

誅作味明堂位孔疏引樂元語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又並作味諸書說其義以暗味為  
訓則先鄭此讀乃古義也詩傳諸文並詳釋禮氏疏云杜子春讀誅為味至著之味者段玉裁改

為為如案此釋音不釋字段校是也蘇華著者爾雅釋草云味音又釋木云味音著爾雅釋文  
味作蘇兩文小異未知杜所舉為草為木也杜讀誅字蓋與先鄭同而音微異云玄謂讀為誅給

之誅者後鄭不破字故不從杜及先鄭讀詩小雅爾雅彼洛矣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誅  
譬如茅蒐字當作誅詳鄭意齊魯方言誅聲如茅蒐蓋與未聲尤近然誅字實從未聲則不當  
此誅故正之曰字當作誅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人旄牛尾舞者疏  
者此官掌教舞散樂而兼教舞奏樂與後稷氏專掌奏樂及聲歌異賈疏謂此官教而不掌樂  
禮氏掌而不教故二官異其事非也云舞者眾寡無數者賈疏云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  
焉以其能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無數也注云旄旄牛尾者山海經北山經云滎侯之山有  
歌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象注云今旄牛青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此旄即旄牛尾  
為舞者之謂也說文於部云旄也廣雅釋器云禮謂之圖賈疏云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  
者所持以指是謂此旄人舞奏樂  
而云旄是亦舞者所持以指是謂此旄人舞奏樂

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籥者  
詩云左手執疏籥也文王世子云籥師掌三籥師丞贊之案此籥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闕  
籥右手秉疏也文王世子云籥師掌三籥師丞贊之案此籥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闕  
說抑或四人雖同齊亦以一人為正三人為丞文王世子孔疏又謂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未  
知是否籥師逸周書世俘篇又稱籥人又要人記云君與狄人出處又云狄人設階注以為樂史  
者願命亦云秋設籥良衣秋祭統作籥云籥者樂之賤者也注云籥謂籥也籥者也謂籥者  
黃以周並謂籥人即籥師近是查僖孔傳云秋下士則以籥人為籥師也注云籥謂籥也籥者也謂籥者  
吹者呂飛鵬云說文竹部云籥籥竹也籥師云籥師所吹之籥則六孔籥也籥師引春秋及傳者  
當從俞倫為正字籥為籥字詁籥案吹籥三孔籥者所吹之籥則六孔籥也籥師引春秋及傳者  
宣八年經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籥萬人去籥公羊傳云籥者何注云干謂籥也  
也籥者何干籥也籥者何籥也其言籥入去籥何去其有籥者廣其籥者何注云干謂籥也

聖王以為武樂萬者其備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籥籥所吹以籥舞也吹籥而  
舞文樂之長去其有籥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廣其也世者不去也齊人語賈疏引鄭志張應麟籥







銀之衣鑼鼓漢書禮樂志頌注云音者換行也

典庸器下十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幣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

作林鍾而疏史庸器者此與司干二官一掌樂器一掌樂器故列諸樂官之末云府四人銘魯功焉疏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庸功也者大司徒注同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者先鄭說與後鄭同詳鍾鼎盤孟之屬引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者左襄十九年傳文杜注云林鍾律名鐘鐘聲應林鍾因以為各此引之者證鑄器銘功之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官注云干舞者所持謂

釋文作干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並同阮元云盾者正字楊倞字詒案說文戈部云戰盾也經典通段干為或小雨雍廣器云干盾也公羊官八年何注云干謂也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傳孔傳云干盾也孔疏云釋官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扞自蔽扞也以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傳孔傳云干盾也孔疏云釋官云干扞也孫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案司干所掌者即朱干玉戚司兵所掌者無飾之干戚賈謂彼授舞者兵無干誤也詳本職及司兵疏引春秋傳者公羊宣八年文引之者禮記舞持干也案公羊以萬為干舞者對箭為箭舞也實則萬當為干舞箭舞之通名詳前條

大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問也曰卜大卜

**疏**

大卜者此官至若人七職並掌卜筮之官以下筮為問鬼神之事故亦屬宗伯大卜亦曰卜正左隱十一年傳廢侯

祭儀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云卜正卜官之長孔疏謂即大卜也周初禮儀皆此官又曰祭義云易抱龜南面鄭注云易官名周禮曰大卜云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此大卜行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別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注云問龜曰卜者說文卜部云卜灼剝龜也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孔疏云師說云卜筮也以預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為卜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白虎通義筮龜籠云龜曰卜卜赴也燁見飛也云大卜卜筮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龜人荀氏占人等為之長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工取龜

**疏**

龜人者此官掌藏

龜道有注云工以龜取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非是注云工以龜取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成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論議案此工於考工記五工無所屬疑或當用刑庠之工刑人兼治骨角此工攻龜亦治龜骨也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刑之類

**疏**

注云惟按用刑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

云用刑者所以撻笞人馬用刑竹為之此亦用刑故云華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華氏之故也說文竹部華擊馬也疏云鑄用刑竹為之然則實本作華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華氏之故也字面集韻因分從竹從華引士要禮而云楚楚即楚楚也漢隸從竹從華字多互易字又作垂詳本職疏本職疏引士要禮而云楚楚即楚楚也漢隸從竹從華字多互易字又作楚注云楚楚者楚楚以灼龜不可用也木放白虎通義楚楚引禮三正記云灼龜以刑焉文類聚水部引三禮云楚楚以灼龜不可用也木放白虎通義楚楚引禮三正記云灼龜以刑焉文類則可以然火種楚或以刑或以它木皆可以灼龜正以刑者凡木心圓則心方也是楚楚必用刑若楚







四人下士八人此官有夏殷周三代之說此上士二人疑即周祝中士四人則夏殷祝也樂記云商祝紳乎喪禮故後主人士要禮有商祝夏祝祝三者不同鄭注云商祝祝習商紳者商人教之以敬其按紳宜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祝習周禮者也賈疏云雖同是周祝但習夏禮則曰夏祝習商禮則曰商祝也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商年舊新祝奠大遺奠皆是夏祝為之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此篇及既夕皆夏祝商祝用禮以與祝行事皆當夏祝者也胡匡衷云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紳綏給食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要事

何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疏**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者小

也是甸有治田之義故引申為田狩之稱亦以聲象義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疏**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詛沮

事阻於言也義亦略同賈疏云言詛者詛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詛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疏**司巫者說文巫部云巫祝也

古者巫咸初作巫公羊歷四年何注云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禱福者也司巫男巫女巫並巫

官亦掌事鬼神與祝官事相因故亦屬宗伯而次祝官之後注云司巫巫官之長者賈疏云案

其說云掌祭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紳士等為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

**疏**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

可與又曰香飲焉巫而笑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思婦人母乃已疏乎女巫職先鄭注引被暴巫

為禱則校弓巫巫女巫其酒乃男巫也禱冠子環流驚云積居生肢巫以為師蓋巫師為男女巫

之長以男巫之有才智者為之故亦用冠矣左傳傳二十一年社注以巫為女巫又引或說以

為居非巫癘病之人並非是注云巫能制神之此位女主者據國語地語文詳前及卿士疏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疏**大史下大夫二人者此官與小史掌典法禮籍彙司星曆之官故亦屬

為武王太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大史伯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

五年傳齊有南史孔疏謂是小史周書集解引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盛舉五史不

知何官或當以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列四方與御史為五史與賈疏云小史與大史別職而

官故其府史也注云大史史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為長若然內史中大夫

外史御史則內史之屬官費不屬大史也大史對內史亦稱左史周書史記德穆王時有左史

夫大史禮記禮運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賈注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

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事之職云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



洛陽史遷命周公信命服使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則或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服  
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若右也此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  
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也文惠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  
不合其義非也論語及六藝論同蓋皆所聞之異孔處蘇據國語晉語文王訪於辛尹與左史  
伯石皆大史證尹秩當為內史與說者增若然通官之內史亦得稱大史者史逸及鄭以大史命  
十四年杜注亦云左史晉大史孔氏謂春秋時特  
立左右史左傳敘錄又謂諸侯無內史既亦非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十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相也相視也世登萬歲以謂天文  
之次序天文屬六月令曰乃命大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疏 馮相氏昔此官與保章氏並日厥之官左襄二十七年傳有司厥疑  
保章者掌日縣故關大史而次謂祝巫之後  
注云司乘也司乘釋文曰都云相省視也云也登高臺  
二年杜注云乘登也是也乘從同云相視也者爾雅釋文曰都云相省視也云也登高臺  
以視天文之次序者賈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  
入子有雲臺諸侯不依次序  
不違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  
依鄭賈凡官稱氏者並為世守是職曲禮孔疏引  
賈說亦同以全經攷之官名氏考地官春官各三夏官十有四秋官二十有三如師氏保氏之類  
既非世守之事至考工諸工皆世事而稱氏者又止十有一工然則凡以氏名官者無不由決其必  
為世官矣况此經句師大史諸官不名氏而禮記左傳亦稱句師氏大史氏此又不必世官而  
後可以稱氏之證也鄭于說並未稱五詳天官敘官疏又案視天文必登臺者國語楚語云先王  
之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氣禱神大雅靈臺彼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稜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號蓋春秋傳曰公既視廟遂登觀臺以望而青雲物為謂故也案鄭據  
五年左傳文將孔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  
五里東南少陽用事高物者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  
廟之中壘之精沼謂之詳詳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諸以聖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為觀  
者精也神之精明稍靈故稱臺曰靈臺謂曰靈沼謂曰靈臺也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  
則各有所以無以正之又引鄭云大雅靈臺一簫之詩有靈臺有靈園有靈沼有詳靈其如是也  
兩觀之臺詩之靈臺不當與太廟明堂詳靈園同處其說引左氏說未允但天子宮廟明堂大學  
皆為臺門故古書多傳合為一期謂靈臺不在太廟其說甚確而謂與詳靈園同在國之西郊則仍  
未安今攷靈臺者在靈園之中靈園與詳靈臺在兩郊其地相近而非同處至諸侯無靈臺則  
便觀象與靈臺成不相涉也靈臺引食準正論辨賈逵等說亦善駁五詳大司樂諸子匠人  
疏云天文屬大史者國語魯語云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觀禮度天刑章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  
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者孟春令文獻  
作式云吐得反或音二阮元謂式是案今月令仍作貨依釋文或音則本又作式尤誤鄭彼注云  
典六典注八法也確讀如儀偶之儀宿儀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儀當同  
不得過差也引之者證大史  
事馮相氏等次序天文之事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十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世守  
疏 注云保守也者准  
前子主衛訓高注

云保猶守也時孔疏引鄭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此保章氏亦謂守持察視不差失也云世  
守天文之變者本職云彗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也鄭冠子王銜篇云刻星不亂各以序



行故小大莫弗以章此保章之義也賈疏云以其綱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月令孔疏云焉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焉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者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麻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也變度數失其恆也此其所掌別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中大夫一人者宮正注謂其官府在宮中故曰內史又與大史相

月之交云案子內史又在傳莊三十二年有周內史過德二十八年有內史叔與父文元年有內史叔服並即此官也周初尹佚亦嘗為此官互詳前疏又此官即唐虞之納言詳本職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進也其史

百有二十人以疏御史者此官亦掌藏書所謂柱下史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侍御

方書索隱云周襄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待立極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案史

記老子傳止云周守藏室史會子問孔疏引史記云老聃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與今本史記

不合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觀者於周室子路謀曰由問周之微藏史何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西焉皆不云柱下史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世本云蓋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

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孔疏達司馬貞或即本於彼然則老子為柱下史即為御史也但為中下

士或為百二十人之史則無可攷耳會子問疏引鄭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大史疑非柱下蓋中下

三年傳云命周人出御書杜注云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後御書疑即御史所

掌之書凡周代文籍進奉於史官詳小史疏又案通典職官云戰國時亦有御史兼趨池之會

命書其事又清于髮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依杜說則此官又掌記事與外史

贊又取國策趙策張儀曰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是又掌受書蓋晚周之制與此經不

盡相應也注云御猶猶侍也進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其買

疏云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下士百人胥五

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疏巾車者此官與典路車僕司常並掌王以下車故疏次之官故

脂轄則侯國亦有此官又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孔疏謂即此官胡匡衷則謂當是下典路二

說疏通未知孰是云府四人者掌藏公車樂記云車甲而藏之府庫說文戶部云庫兵車藏也

云工百人者即輪人輿人輶人車人四工之給事於官者胡匡衷云國語周語云敵國寶至工人

引疏云以衣被車謂之巾也賈疏云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治讓案巾

以標被器物故裝衣車亦謂之巾車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疏王之所乘車疏乘車者巾車注

云王在焉曰路案路為車之尊名自王以下通於侯國之卿鄭舉尊者言之耳詳巾車疏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疏注云司常主王







其等以其序注云曲藝為小技能也王制以祝史為執技以事上者此辨仕為巫亦祝史之類故亦通謂之藝注義才允云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者鄭以意推之以其藝為貴賤之等貴賤據魯等言之當有此三科也但司巫為巫官之長不過中士則凡以神仕者似不宜有上士稱謂此中賤之等當指班級稍食其之而管職無庸而分上中下管夏官人則云書其等以藝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會皆其比例也鄭說亦允

周禮正義卷三十二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祇者謂祀之祭之

瑞安孫詒讓學

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建安邦國者主謂凶禮實禮軍禮疏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示之祇者說文示部云為鬼神引出萬物者也人鬼者祭法云人死曰鬼爾雅釋訓云鬼之言歸也說文鬼部云人所歸為鬼地示者釋文云示或本作祇案說文示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例用古字通借示為祇注例則用今字作祇陸所載或本與全經字例不合非也太平御覽地部引物理論云地者其神巨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佐釋文云本或作左阮元云依說文左者正字位者今俗字案阮說是也但經例凡佐助字並作佐不作左大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寇職同或本亦非注云建立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祇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天神為祀地祇為祭人鬼為享見下文賈疏云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也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据下經則吉祇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据尊卑為次故也云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實禮軍禮嘉禮也者明建保邦國乃通也者地官序官注同云所以佐王建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者賈疏云賈疏云互以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賈疏云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法也說文士部云言善也示部云示也所以事神致祀也文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法也說文士部云言善也示部云示也所以事神致祀也文



運東京賦薛注云吉福也案祭肥之禮取以善得福是謂之吉禮大祝吉祝注云祈福祥也亦此  
義禮以事神致福為本義故五禮首吉祭統云祫有五禮莫重於祭注亦云莫重於祭謂以吉  
禮為首也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亦據下文云故書吉或為告者謂故書有兩本一本作  
吉一本作告也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亦多為吉禮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  
禮記細及尹吉即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詔四方王弼本作詔四方亦是字誤云吉禮之別十  
有二者賈疏云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阮元云注詳言此者以殷敘官注所云其別  
三十有六也

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辨積也詩曰芟芟稊稊之稊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  
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支天之稊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  
於園丘所祀天皇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云中能  
上能也祀五帝亦疏以禮祀昊天上帝者賈疏云此祀天神之神也此經通例天神云祀地示云祭人鬼  
用實柴之禮云疏始也詁議案說文示部云祀祭無已也此經通例天神云祀地示云祭人鬼  
云享三者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  
媒亦祭天也郊特牲孔疏云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圓丘一也夏至郊天二也五時迎  
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案曲禮疏  
說天歲有九祭亦與崔同詩大雅生民箋云禘祀上帝於郊媒說與許同而月令注則謂郊媒  
媒官不祭天崔氏不數郊媒蓋從月令注義也此九祭之中圓丘祭昊天南郊祭受命帝迎氣大  
饗大雩皆祭五帝雖同為祭天禮之隆然亦自不同要其用禘祀則一也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者郊特牲疏云凡祭日月之禮皇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  
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  
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壇祭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  
祭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

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  
祭日月之祭有五崔氏所舉四祭惟二分朝日夕月為天子之正祭其主配南郊祈年天宗為從  
祭它如左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則因祭而祭也魏禮  
祭于東門之外禮曰于南門之外禮月與四潛于北門外則因會同而祭也此二祭無定時崔氏  
亦未舉至祭義所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即是二分之正祭小宗伯兆四類則又天神之別祭並  
不並迎氣時詳小宗伯疏又凡祭月皆於壇所謂夜明是也其禮皆與日同用實柴觀禮鄭注謂  
祭地壘即祭月說殊不端崔氏遂謂郊壇祭月於坎用壘埋非也云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  
師者釋文云禋本亦作禋案說文木部云禋積木燎之也周禮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重文禋祭  
天神或從示禋柔木也非此義羊人注亦作禋燎別本誤正與彼同孔豈謂禋禋禋禋禋禋禋禋  
亦通風俗通義禋典簡三引此文其一作柳柳益酒之誤酉古文作禋故禋或作禋又禋為禋也  
又此云祀說文引作祠者蓋亦傳寫之誤說文火部云負柴祭天也燎放火也經典通段燎為  
漢書郊祀志作燔竟用正字也禋師者九經字樣虫部云古文風全經六篇風雨字皆作風惟  
風師字作風說文無此字从風與六書例亦不合所未詳也凡祭星辰尊者亦以實柴卑者則以  
禋燎釋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  
布又引蘇炎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釋天又云祭風曰磔公羊傳三十一年傳徐疏引  
李巡云祭風以牲頭磔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又引蘇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又公羊傳  
三十一年何注云日月星辰布燦者約舉大端不詳得節也注云禮之燔者賈疏云案尚書洛  
誥予以禋燔二由明灋注云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灋灋並與燔得相叶也但  
宗廟用燔則郊特牲云臭陽達於牆屋是也天神用燔則此文是也鄭於灋灋之下正取義於灋  
故灋灋之言灋也案書堯典灋于六宗通典吉禮引鄭注云灋灋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御覽  
時序部引尚書大傳述書作燔于六宗鄭注云灋灋也字當為灋灋灋灋類同故升灋以灋謂  
之灋灋對實柴禋燔是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灋灋非灋灋之謂也又  
曰精意以享為灋是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灋灋非灋灋之謂也又



引哀準云禮者煙氣也... 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 帝辨其本言煙之體也... 氣之升以達其誠也... 意故引之禮禮之取義... 積薪亦同義引詩曰... 積薪而生者枝條芟... 小木飲材月令注云... 賈疏云此司中司命... 矣但先實柴次實牲... 幣燠燠中但止有牲... 於三祀之內或有或... 巳訖次乃掃巨下而... 也次則於壇下掃地... 升壇以降其神故韓... 與其莊實在辨中置... 於柴上燒之呂氏春... 秋季冬紀高注云燠... 積聚柴薪置鑿與牲... 於上而燠

之升其煙氣亦重... 祀日月星辰言實柴... 精意以享故知其但... 樂上祭日月非至烝... 而用象星辰之布列... 鄭賈所釋並未詳折... 實柴若少其二則以... 小祭祀奉牛牲則于... 祀者蓋以升牲為義... 參其豫樂則一故鄭... 十帝祭法云燠于泰... 亦可於血解安得便... 為分牲體供二處所... 悉全體薦之本不肆... 何氏公羊注謂取俎... 既取心體以燠則俎... 之後疑當復有實柴... 文引馬融云祭時積... 而器郊特牲所謂郊... 已解為七體禮運注... 故實柴得燠牲體但... 所燠者乃七體中之一... 體何部公以為蓋取... 七體而燠之蓋所聞... 之誤至實







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曰玄天高注云北方十一月星子冰之中也水色黑故云玄天素問天光紀大論云玄天之氣經于張翼胃開元占經天占引尙書靈應說大有九野亦云北方玄天先鄭此注以天釋昊天而別以玄天釋上帝者蓋謂昊天之大名上帝為北方之帝天北高而南下故獨專上帝之稱禮經凡言上帝者皆玄天也與後鄭北極天皇大帝之說亦略相類然則先鄭說雖與後鄭小異究不同王肅一天之說疏說甚云吳天上帝樂以雲門者據大司樂文即冬至圓丘所祀者也云實樂實樂也者亦謂實樂取實牲禮為義日月星辰不用備故云實牛但先鄭唯釋實樂為實牛樂上則似禮祀燔燔也實牛矣說與後鄭異又案天禮唯爾丘五郊明堂用饋餘日月星辰以下皆用大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是也其所謂則用少牢祭法祭日月等並兼祭時少牢為文是也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說謂日月用饋又引皇侃說謂日月合祭用饋分祭用少牢孔氏又謂日月以下常服用羊王親祭則用牛並與禮不合不足據也互詳小司徒羊人疏云故實樂或為實樂者一實形近而誤二鄭並不從也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北堂書鈔設官部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此曰三能三階也者北堂書鈔設官部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望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書鈔引宋均注云能今之台字也占經又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為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為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為季次星曰武庫太守星傳昌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漢書東方朔傳願陳奏階六符願注引孟康云秦階三台也又應劭引黃帝奏階六符經云秦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是司中即三能又即三階也云司命文昌宮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中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從斗魁第一星為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為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為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為司命主賞功第五星為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為司祿佐理實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義與司農同太平御覽大部引石氏星經以司命為文昌第五星疑非祭法王立七祀別有司命鄭彼注謂小神居人間主督

察三命者白虎通義書命篇云司命舉過說文亦引漢律有祠祀司命彼並非天神祭引皇侃說亦以為文昌宮星非也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疑即此天神少司命即祭法小神安云風師箕也者此注用今字作風也書舜典孔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鄭注云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風御覽天部引荆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箕大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有風是箕為風師也風俗通義又引楚辭說云飛廉風伯也案此本離騷注注漢書郊祀志顏注同此秦漢以後之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雨師畢也者舜典疏引後鄭書注者莫之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師稱師也獨斷云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雨義並與司農同風俗通義又引春秋左氏說云共工之子公支冥鄭大夫子產禮於玄冥雨師也案玄冥為地前五神之一不可以稱天神楚辭天問注又謂雨師名萍翳漢郊祀志顏注亦云屏翳一曰屏號顏又據秦祀二十八宿復祀風伯雨師非箕畢二星也亦秦漢後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御覽天部引五經通義云神之天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又云天皇大帝亦曰太一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天星大帝名耀魄寶主天子象下中命符賈疏云元命苞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為大一中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閉皆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中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閉皆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極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天皇以其尊大故有尊名也其紫微宮中皇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視我間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庭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上帝是上帝單



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醜魄實上帝大微五  
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第六  
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據爲皇天兩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  
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慈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諸家尙書義命義和欽若昊天德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  
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丑子卒解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  
藝之文言蓋不諱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  
言之冬氣閉藏而潛察故以暨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  
非必正順於時解浩吳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者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用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天之爲營順於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時所論從四時天  
各云所別故尙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  
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詒讓案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  
郭注云言氣也王詩王風黍離孔疏引李巡云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又引孫炎本亦  
同許鄭所據作春昊天夏蒼與李孫郭本異白虎通義二時篇載爾雅有二說是也釋名釋天云夏  
曰昊天其氣布散灑灑也與今本爾雅同廣雅釋天云東方昊天與今尙書及許鄭所據爾雅同  
毛詩王風黍離傳云暨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與今尙書說同此經昊天月令  
別稱皇天既非東方之帝又祀於冬至則毛詩及古尙書說庶得其正矣金榜云大宗伯以禮祀  
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  
吳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旌案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明上帝與  
五帝殊榜謂昊天乘象之天也上帝所設之帝也冬至禱者爲昊天啓蟄郊者爲上帝後鄭合吳  
天上帝爲一誤案金說也是也此職及司服之昊天上帝當分爲二昊天爲國丘所祭之天天之  
總神也上帝爲南郊所祭受命帝五帝之蒼帝也天司寇小司寇並云禮祀五帝則五帝皆同禮  
祀此經唯云上帝者以受命帝即五帝之一義得互見也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彼云  
祀天即此昊天旅上帝即此上帝二者別文明其非一帝可知而鄭賈說昊天上帝並合爲一

爲專指國丘之天非也凡此經及禮記單云上帝者並爲受命帝典瑞注以爲統該五帝掌次  
注又以爲專指國丘天帝亦非也月令注以皇天爲北辰上帝爲大微五帝彼皇天即此昊天注  
分釋義較長但以上帝爲通五帝則仍未析耳互詳掌次及後疏又案鄭以昊天上帝爲北辰  
所引春秋緯並據北極大星言之即今之北極星也然五行大義論諸神篇引甘公星經晉書  
天文志並謂天皇帝名耀魄寶一星在鈞陳口中則北極星之外別有天皇帝之星史記  
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今天官家所測星圖則帝星外又有北極與天皇帝兩星然  
古說北極四星或云五星皆不兼鈞陳及其口內之星據賈引鄭說謂昊天上帝一曰大一常居  
與元命包說同則鄭所謂天皇帝者自指北極星非後世所測鈞陳口中星也互詳匠人疏  
又案鄭謂周禮國丘祭天皇帝猶漢郊祀大一即本漢制爲說據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時以公孫  
卿公王帶言祠太一又太一即人認思奏祠太一方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孝天子以春  
秋祭太一東南郊蓋西漢人謂天神貴者爲太一與緯說同但云以春秋祭之東南郊則時  
地與禮不合蓋太一之安也金鶴云鄭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春秋祭之東南郊則時  
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說也古尙書說云元氣廣大曰昊天有曰皇  
天者說文皇大也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台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  
曰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不祭北辰天  
天也案金說也是也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祀天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不祭北辰天  
皇大帝則鄭說未可信矣云星謂五緯者保章氏注云星通稱列星析言之則有謂五緯才此職  
列星重文星或省案總言之則五星二十八宿及恒星通稱列星析言之則有謂五緯才此職  
及保章氏之星辰並對二十八宿而言是也何謂二十八宿者馮相氏語氏之二十八星是也  
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墳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  
有度是也賈疏云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  
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  
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



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  
 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云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保章氏注同辰依字當作譽說文會部  
 云日月合宿為會十二次者月令鄭注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  
 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  
 斗建巳之辰也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也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者日月  
 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空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季冬者日月會於斗建亥之辰也  
 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者日月會於空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孟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歲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  
 之辰賈疏云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  
 分爲二故合釋此文者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  
 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理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  
 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序征云辰弗  
 集於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也金鵝云辰爲日月所會所會即在二十八宿如孟春日在營室  
 是會於室宿也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與日月列而爲四左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周  
 語以歲日月星辰爲五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堯典言厥象日月星辰何孔傳云  
 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孔疏此星辰共爲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爲一果爾則左傳何孔傳云  
 周語何以稱五位乎星辰之解當以大宗伯注爲最確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八宿因日月所會分爲十  
 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星辰案金說星是也此辰即二十八宿因日月所會分爲十  
 二次以星上言之則爲分星儀禮通解引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爲營域以祭十  
 二州之分星也即此十二次之星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十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者並詳前  
 賈疏云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司中司  
 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

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中後  
 倒也詒讓案二鄭說司中司命雖不同而皆以爲星蓋古天官家說如是司中左襄十一年衛侯謂  
 之司慎詳司盟疏又月令孔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別爲小  
 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與文昌宮星異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賈疏云  
 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  
 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藿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綈冕及其  
 祀實柴燔燎三等以禮祀爲首地祇有血祭禮沈麟奉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與五天神有禮  
 祀實柴燔燎三等以禮祀爲首地祇有血祭禮沈麟奉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與五天神有禮  
 地同血祭燔燎三等以禮祀爲首地祇有血祭禮沈麟奉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與五天神有禮  
 與彼經燔燎金氏駁之是也五帝名號詳小宗伯疏賈疏又云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鳳師鄭說  
 月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  
 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尚書歌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  
 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  
 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祀禮案夏侯說云宗實一  
 而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  
 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立之聞也魯曰肆釐于上帝則六宗無  
 子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山川言望則六宗無  
 師凡此所祭皆天祇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壝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祀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  
 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是與等  
 六子之卦爲六宗漢安即位依歲書禮于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  
 率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







澤則通大中小言之祭之時月經注並無文月令孟春云乃備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又仲冬云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并泉注云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二文既不同禮器又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則似祭山林與四望同月諸文并注未定也

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賈疏云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而社亦人職亦云靈鼓不言祭地者祭地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祭天禮相對金駟云血祭自

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賈疏謂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祭天禮相對金駟云血祭自

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醴祀對其說以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

鼓人以靈鼓鼓社對不可與醴祀對其說以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

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即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主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案金說也是也賈疏謂經舉社以表地說本不誤然又謂祭地當

用瘞埋以對祭天禮則似瘞埋尤重於血祭後之節非其最重者也賈又謂此血祭下仍有經

禮乎蓋由不知瘞埋即與沈沈之經乃祭地血祭後之節非其最重者也賈又謂此血祭下仍有經

沈與壽享二祀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亦非鄭信今並不取又案大地而雖與

社同血祭而禮秩尊卑迥殊其祭儀亦有同有異金駟云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

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亦得與祭蓋祭地是全載大地

與全載大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為山嶽中為平原下為川瀆社雖兼五土而為農民所報當以

平原數土為主是社與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所以分也然對文

則別故文則通凡經與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名也社洛語言社而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

祭已該於郊之中孔疏言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社與言社而上帝而不言祭地亦猶是也周

二祭乎社為地之屬故祭社之禮有異地同者求神用血祭玉帛兩圭有邸樂用咸池也社則

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祭地以禮半及五穀祭社以特牲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郊祭

社於國中及南郊祭地以禮後記祭社以禮重祭地以禮輕祭社以禮重祭地以禮輕祭社以禮重

祭地服衰冕十二章祭社服冕五章其不同如此案金說也是也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者

疏云對天為陽祀自燔起貴臭也金駟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瘞埋之灌地也血祭與禮祀

對氣為陽血為陰故以燔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為氣之凝

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尙臭之意又云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於地郊亦薦血而不謂

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為瘞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

瘞乎案金說亦近是但祭地而用血瘞當先薦而後瀆祭買說亦未嘗不可通也云社稷土穀之

神者依今文孝經說也賈疏引孝經授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名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

穀不可偏故故立稷以表名漢書郊祀志王莽奏云社者土之總名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

穀人所食以生活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

穀不食土則廣博不可得故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稷五穀之長

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是社稷為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

配食焉者即下句龍柱稷等是也鄭言此者亦從孝經說故古文左氏說以社稷為祭此配食之

神不祭地而也通典吉禮及引崔靈恩說並同許君五經異義則依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即祭句

神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郊特牲云社許君



















記字明注疏本並作祀案賈所見別本作祀故疏云彼云八蜡以祀四方不作祀者誤孫志  
祖云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有祭也擬鄭所據本為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  
不達乃以為誤耳引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帝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祭農及郵表  
其食田禾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先帝若神農者司畜後稷是也畜所樹  
之功使盡鑿之農田也郵表殿謂田峻所以晉納百姓於井閉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禱郵禽獸  
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案鄭釋大蜡八神獨及國語楚語注說並同孔疏引王肅說則分  
虎為二無昆蟲陳祥道又據記報畜之文謂當去昆蟲而增百種案陳說近是江永金鶚說並同  
八神依鄭說先帝司畜農為人鬼郵表坊水庸為地而祭其貓虎昆蟲則此經百物之終也故國  
語楚語云天子徧祀羣臣品物章法云品物謂若八蜡所祭貓虎昆蟲之類也草亦從郵義先帝  
司畜即籍章之田祖田峻詳彼疏也士奇云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仕職所謂以夏日至致地示物  
物而物勉之祭固不止大蜡也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禋獻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  
禋也肆也嘗也烝也饋也

以中祭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同人先求諸陰是也祭必先禋乃後薦腥薦孰於時也  
三年要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畢廟自爾以後禘五年而再取祭一始一禘以肆獻禋  
饋食享先王者賈疏云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  
言享享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從國祀已下至世吉禮十二皆欲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  
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世吉禮十二皆欲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  
地而黃鍾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后地祇則主東人鬼則主后後分樂八

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饗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

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饗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地祇人鬼此宗廟六享言饌是其

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也饗與饌為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饌是社稷而

一獻孰者皆為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禘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

三獻言烟一獻言孰也吳故云肆獻禋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

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禋饋食者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案吳說是也江永說同

凡禘祫及時祭皆兼有肆獻禋饋食諸節故司尊彝說祠禘嘗蒸及開祀追享朝享皆有禋祭明

二禮九獻禮無不備鄭賈以肆獻禋饋食分屬禘祫非經義鄭賈人注謂始禘自饋食始於經

亦無可徵釋謂此云肆獻禋者亦兼有饋食此統含禘祫及時祭也云饋食者則唯自饋食始於特

牲饋食禮注云祭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士虞禮云特豕饋食注云饋食者則唯自饋食始於特

牲饋食禮注云大夫士祭禮皆三獻因以饋食為始謂之饋食若然天子諸侯亦當有大牢饋食禮

饋食雖有饋尸之獻然在食後與禋獻在祭前不同也凡王禮廟享皆九獻而告祭及祈禱禮殺

容有自饋食始者故此經以為六享之一也又江永謂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之祭當用饋食禮

年何注云無牲無祭謂之為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月令仲春天子解

蓋開冰季春薦鮪孟夏以鼈薦麥仲夏以雞薦黍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

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薦饌廟是也薦不用成牲則不成肆解又不迎尸則無禘獻之節直饋  
新物而已大戴禮記會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禘者稷饋  
稷饋者無尸無尸者祫也彼所謂饋食者即指特牲饋食禮所謂稷饋者則無尸之饋也此經饋  
食蓋兼彼饋食稷饋二禮言之禮既夕云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設奠有黍稷也是  
薦新無尸之厭亦祫也彼所謂饋食者即指特牲饋食禮所謂稷饋者則無尸之饋也此經饋  
物則用薦禮其禮雖殺而獻於祖考則一故亦謂之享詩周頌潛序亦用薦禮詳司尊彝疏云其  
詩云以享以祀此薦亦得為享之證也又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當亦用薦禮詳司尊彝疏云其







肆當獻後而薦腥在二獻之後三獻之前於次不合故以四獻之後薦腥為釋然則鄭意豚解體  
 解通謂之肆而此經之旨則專屬豚解無體解謂肆解為二十一禮是也但此經肆獻禮為  
 祭祀之隆禮文次先後蓋無定例此肆亦當為豚解體解之通名不必專屬體解也任啟運謂肆  
 為薦血腥與薦孰對文黃以周亦據郊特牲記用牲有六節毛血腥肆燔膾謂肆肆為一類經凡  
 肆為陳書牧誓商王紂昏棄厥肆祀為孔傳同詩周頌雖於薦廣牲相子肆祀箋云陳祭祀之儀  
 馬意蓋亦謂陳饌以祭然是在外大小羣祀之常法不宜與獻視並舉故鄭不從也云獻是朝踐  
 薦血腥也亦以上下文例校之薦血腥下當有時字此謂當三獻四獻之節也賈疏云此是朝踐  
 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尸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詒讓案鄭以經文逆言則獻在祿後肆前  
 故惟據朝踐三獻四獻為釋實則經文通該朝踐饋獻朝獻再獻等為文鄭說亦非經意云祿尸  
 言灌者小宰注同云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司尊彝注養同謂當初獻二獻之節獻尸  
 凡九以二祿為始故云始獻尸也賈疏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瓊酌鬱鬯以  
 獻尸尸得之滌地祭訖酌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  
 對後朝踐饋獻酌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論語八佾章疏云郊特牲鄭注云灌謂以圭瓊酌鬱鬯始  
 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瓊灌尸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  
 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  
 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案此注及司尊彝注並云獻尸與祭統及書傳注同賈申鄭義以獻尸尸  
 祭之即為灌地求神皇氏及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書洛誥孔說並同皇引或解則謂灌地與  
 灌人不同與鄭義異論語八佾章解引孔安國云灌者酌鬱鬯灌於人祀以神也周易集解引  
 馬融易注亦以灌為進爵灌地以神孔安國云灌者酌鬱鬯灌於人祀以神也周易集解引  
 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鬱鬯合鬱與陰連於淵泉也灌然後迎牲詒讓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  
 鬯灌以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祿祭統云君執圭瓊灌尸鄭注可尊彝云祿謂以圭瓊酌鬱  
 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灌江暨黃以周說並同今案王說與皇引或解同於義得通竊謂士

禮未迎尸餘賦時有祭酒於苴之節王祭禮尸未入以前或亦先以鬱鬯灌茅以降神而後迎  
 尸二禮故說文卽部亦有束茅灌鬯為苴酒之說但禮經無正文未能實定也引郊特牲曰魂氣  
 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取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  
 引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  
 義同云灌是也者釋郊特牲所云先求諸陰即指灌言故彼上文說灌鬯云臭陰達於淵泉又云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即求諸陰之義也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詒逆言之者與下其  
 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飲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在  
 先之事是於詒逆言之也言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禮祭  
 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詒讓案經言肆肆以別於饋食耳本非逆言肆獻祿為陸  
 禮固論時享所同然經實不專據詒言饋食之享則無肆獻祿之節鄭謂六享所同亦非也云  
 詒言肆獻祿時享所同然經實不專據詒言饋食之享則無肆獻祿之節鄭謂六享所同亦非也云  
 所謂饋食也鄭意此經肆獻祿饋食四者實止三節皆備肆獻祿為一節獻為一節為一節為一節  
 時則肆與饋食共為一節肆與饋食同為大祭則三節皆備肆獻祿為一節獻為一節為一節為一節  
 亦有黍稷二者錯舉明互相備然依鄭說則肆獻祿饋食皆同何以經文分屬二享其說殆  
 不可通今以經文攷之肆獻祿亦非無黍稷實兼於時享而饋食則為穀禮本不屬祿又饋食  
 雖亦有肆獻而與饋禮不同鄭說並非也云魯禮三年喪舉而於大祖者此釋周禮之通制  
 王制注及詩商頌立鳥箋義並同賈疏云此亦周禮三年喪舉而於大祖者此釋周禮之通制  
 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舉而於大祖者此釋周禮之通制  
 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以薄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舉而於  
 祭也大祖謂周公廟而速非禮也云羣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各分祭時商頌長發孔疏引鄭  
 鄭禮志謂因懼難而速非禮也云羣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各分祭時商頌長發孔疏引鄭  
 志以爲禘祭各就其廟是也王制孔疏云按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  
 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者舊本無率



字賈疏述注同余本及注疏本有與釋文合今據增五年而再設祭公羊文二年賈疏云  
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以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賈疏云  
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設祭也詩玄鳥禮記王制曾子問孔疏並引鄭禘志云魯莊公  
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魯不得  
時葬葬則去首經於西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禘若已練然免又速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  
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其無恩也魯閔  
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禘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乃五年再設祭六年  
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禮焉僖公八年  
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  
禘變至此而除閉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不禘故特禮之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  
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而再設祭與僖公六年故略之言有事耳魯  
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  
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  
禘於茲明矣儲家之說禘也通俗不同學者說傳其間是用詞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  
秋考書天子諸侯中央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罰可以發起是非故雖而述焉從其禘之先後  
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相記注焉魯禮三年之變舉則禘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僖也八年  
皆有禘於鄭所考魯禘禘於大廟而再設祭禘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僖也八年  
知也案此鄭所考魯禘禘於大廟而再設祭禘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僖也八年  
傳所書禘於大廟而再設祭禘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僖也八年  
誣也詳後云一禘一禘者夏就及時魯頌閔宮孔疏並謂是禮識交漢書草玄成傳亦有此說謂

自終喪之禘數之吉禘三年則有禘百禘後五年又有禘是謂三年禘五年禘其實禘  
而行自相距各有五年也案宗廟之祭莫大於禘禘而自漢以來羣儒聚訟說禘之義見於  
諸注及禘志者不一而足天子禘於南郊而自漢以來羣儒聚訟說禘之義見於  
不禘禘侯禘禘一類一禘云天子禘於南郊而自漢以來羣儒聚訟說禘之義見於  
於祖廟而祭之物無成者不設祭周改夏祭曰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一歲春一  
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制疏引鄭志云周改先王之制為禘於南郊也鄭志云禘於  
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國宮疏引鄭志云周改先王之制為禘於南郊也鄭志云禘於  
周人所以異者此始謂祭於始祖之廟也鄭志云周改先王之制為禘於南郊也鄭志云禘於  
時祭所以異者此始謂祭於始祖之廟也鄭志云周改先王之制為禘於南郊也鄭志云禘於  
方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始祖相似其文武以下遷祖若稷之遷主祭於文王之  
廟文王東面穆主祭於北而無昭穆文武及親四廟也通典吉禮引禘祭說禘位皆南面無穆主  
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通典吉禮引禘祭說禘位皆南面無穆主  
本禘志也綜此諸文則鄭說周之禘始並為殷祭其祭之時則吉禘以春大禘而合其年之疏  
數則吉禘之後三年禘文則鄭說周之禘始並為殷祭其祭之時則吉禘以春大禘而合其年之疏  
祭之儀法始於文王之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禘則文武以前遷主於後稷也今博稽經典及  
羣儒之說其與鄭同者如齊書禮志引禮緯稽命徵云三年一始五年一禘說苑後漢書張純傳純奏  
云禮說三年一禘天氣小備五年再禘天氣大備故三年一始五年一禘說苑後漢書張純傳純奏  
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儀引白虎通義許慎先王之禮也又說文部云禘祭也周禮引五經  
異義云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又說文部云禘祭也周禮引五經  
日五歲一禘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周公於大廟季夏即夏正之孟夏毛詩閔宮傳  
年禘之說同者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即夏正之孟夏毛詩閔宮傳



云諸侯夏時則不秋始則不嘗唯天子兼之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  
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始以秋者以合聚羣  
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始者合也此與鄭夏禘秋始之說同也其合祭子問云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始也大始者何合祭也其合祭何  
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  
云始皆取未遷廟主食於太祖廟中又引白虎通義云始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此  
與鄭始合祭己毀未毀之主於太祖廟之說同也至其說之異者尤衆綜而論之約二十一家  
引鄭以禘為二祭而或合為一之通典吉禮引賈逵對說禘始云一祭二名禮八佾集解引孔安國志  
引王肅云禘始一名也合而祭之故釋禘始審諦之說禘始云一祭二名禮八佾集解引孔安國志  
王肅疏云王肅張融孔晃皆以禘為大始為小唐郊祀記引馬融云禘始者一也鄭以始大禘小而  
疏述何休義亦云禘始於此與鄭義異者三也又鄭謂宮禘引禘始志云或云禘始者五年而禘始  
甯義云禘始三年始則五年此與鄭義異者四也鄭以禘始自相距各五年而禘始者五年而禘始  
立成傳匡衡云間歲而禘又劉歆以為禘始者四也鄭以禘始自相距各五年而禘始者五年而禘始  
秋左氏說亦有歲始終禘之文此與鄭義異者五也鄭以禘始自相距各五年而禘始者五年而禘始  
一則禘自相距各三年而禘始者三年大祭之名又謂魯公歷三禘乃致哀姜蓋謂五年再  
禘則三年始與始自相距五年公羊閔二年徐疏云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始五年一始五年一禘  
相距三年始與始自相距五年公羊閔二年徐疏云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始五年一始五年一禘  
始封之年禘始並作之但夏禘則不嘗而已一始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  
有禘始同年時矣此與鄭義異者六也鄭以禘始既夏秋不一始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  
祭相距各三十月通典吉禮引徐靈恩云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每三十月殷也此與鄭義  
異者七也鄭以吉禘在春大禘在夏而或謂禘無常月杜氏春秋釋例云凡三十月殷也此與鄭義

是禘以三年為期仍計陰陽即古之十月十日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此與鄭義異者八也鄭以  
禘在秋而或以禘為在冬釋禮記志張純之云禘之為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二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三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四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五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六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七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八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一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二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三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四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五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六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七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八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九十九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鄭義異者一百也鄭以十月五日穀成熟故禘於此食禘之志謂元太常辨亦云秋冬為禘此與



而通典引徐廣喜據左氏說給及壇廟終禱及郊宗石室又引袁準正論說同則謂雖及  
數十而有神近之殺此與鄭義異者十九也鄭司勳注以冬大祭祭功臣而公羊文二年何注云  
禱所以異於給者功臣皆祭也此與鄭義異者二十也鄭以喪畢先給後禱以後三年給五年禱  
是自古與以後皆給先禱後而公羊何注謂三年喪畢禱以禱禮則禱給先後無定此  
與鄭義異者二十一也以上諸說皆出於鄭所折衷今博考諸經傳鄭義周制義廟之主  
並與大廟不藏文武廟則禱祭亦當如給通合於大廟廟禮鄭義周制義廟之主  
說實為允厥鄭與禮制合詳敘官及守禱此外諸義則並給禱亦不可易蓋春秋有禱有  
於文武廟此與禮制不合詳敘官及守禱此外諸義則並給禱亦不可易蓋春秋有禱有  
吉禱而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左傳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以爲禱而給禱之外別有此大於之祭則謂  
禱給一祭二名者非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以爲禱而給禱之外別有此大於之祭則謂  
謂禱小於禱者非也通典亦申鄭說云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給大於禱則小於禱也又按禮記於  
于大廟大事者給也至於禱則云禱於公禱於侯公既於大廟則小於禱也又按禮記於  
大廟之禱也則謂禱之於大廟也又按禮記於大廟則小於禱也又按禮記於大廟則  
禱小於禱也則謂禱之於大廟也又按禮記於大廟則小於禱也又按禮記於大廟則  
得爲股禱則小於禱而大於四時也管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禱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禱小  
於禱明矣案杜說詳鄭足補鄭義國語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至漢人因而爲歲給終禱  
而說然曰祭月祀之說煩數不合禮典且云歲貢終至不云歲給終禱即三年喪畢之言禱  
歲給終禱者非也禱給既爲二祭則當分年迭行公羊注說五年而再股祭云五年再股是無五年再禱之  
再股二祭通數與鄭說略同徐彥不差誤謂禱三給五各自計年實非何意唐制亦沿斯誤故通  
典一禮載開元太常禮樂鄭義股之云今大廟禱給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進計或比年禱合或同  
禱再禱或一禱之後併爲再禱或五年之內禱有三股禱天象間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股之  
禱又不則蓋深中其失則徐彥之說非也季夏會禱有明堂位明證則杜預謂禱無常月者非也

春秋文二年八月大禱此給在秋之明禮王制三時之給與禮不合比時股祭尤爲煩澁鄭以爲  
夏股法雖無禱焉然其非禱固無可疑則漢以後制以冬禱及徐邈時皆給之說非也禱夏  
給秋時既不同則無中分各三十月之理况以六十月再股爲定限而其前有閏積二禱則五  
年再股之數必有超越尤不可通則徐邈每三十月股之說非也三年終受必有吉禱明禱後有  
斷無自是三年禱之後復有禱距前禱自是五年則謂禱三年禱五年者非也昭十五年再股公羊有明文  
左傳昭二十五年禱于襄公定八年禱于僖公食祖廟祭於其廟則謂禱合祭於太祖者非也給迎  
四廟之上曾子問有明文則漢制給止毀主合食祖廟不及未毀主之說非也給迎  
亦有明文則漢光武時議者謂給不及毀主者非也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烝爲冬祭既不在  
夏秋則非禱給可知况功臣配食乃禮之小者不容禱給二祭專以此爲區別則何休禱惟功不在  
與祭之說非也禱給之祭聚祿已久今以鄭義爲本而條列唐以前諸家之說辯證  
其是非宋以後異說尤繁並不復論其邪正明堂之禱與廟享不同別詳大司樂疏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凶禮之別有五疏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者五禮之二也說文凶部云凶

之事故哀用之禮謂之凶禮法云哀謂救患分難也釋名釋言部云凶空也就空也說文凶部云凶

說文口部云哀謂救患分難也釋名釋言部云凶空也就空也說文凶部云凶

依諸侯救之與此後經始出事故相類鄭以五凶禮通于夷儀齊則宋師曹師城邢傳文彼以邢疏

禮哀死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

哀請親者服焉疏者含藏者釋文云含本亦作吟案吟即舍之俗詳大宰疏賈疏云據上文云哀

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份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亦有服今云親焉服焉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要禮親者不將

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要禮親者不將

已下有含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以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祿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

叔歸含且謂士要禮君使人繼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含有含祿也詒讓案諸侯絕傍期然諸侯

卷三十四

一



匡隸二為所紀是其略也注云荒人物有害也者賈疏云荒以為目下云凶札則荒中  
 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者荒也彼不  
 以荒為目以荒為凶虛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引曲禮者鄭注云登成也皆為自貶  
 損要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  
 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饋饋之屬也樂加食也不樂去穿樂此並通荒自貶損之禮故引  
 以為證據小行人云國札與則令饋補之屬凶荒則令則安之是當有饋補之事注不具也云札  
 讀為載載謂疫癘者舊本作謂今據毛晉本校改讀夫注云大札疫癘也火司樂注亦作厲阮  
 元云札者古文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載載者斷也至字林乃有於字从火也聲了爰云札載  
 聾相近釋名釋天札載也氣傷人如有所斷也故以聾禮長編疏公使人用焉因夫音淫雨害  
 玉裁云札字已屢見矣此乃云讀為彼者互見也  
 於案盛如何不引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疏義以用禮引申為申為申之通龜公羊昭二十五年何  
 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用之道疏義以為用禮引申為申為申之通龜公羊昭二十五年何  
 注云弔亡國曰弔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弔弔所執紼曰紼被弔死以下三事並謂問終於此經當  
 入要禮之科與此弔禮異也通言之五凶禮並得稱弔弔詳大府疏注云弔謂遭水火者小行  
 人注義同弔注例亦當作災正注可證說文亦部云禍害也又火部云天火曰火水曰水皆為入  
 之患害故通稱弔弔弔掌客禍弔注云弔殺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下文別云以施禮哀送者故  
 注不兼兵寇也云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菜盛如何不弔者據左傳十一  
 傳文此引證弔水災之事云康焚孔子拜鄉人為大來者拜之十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送者並  
 記文鄭注云言拜之者為其以禮禮哀圍敗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城故是其類疏以  
 來弔已此引證弔水火災之事為其以禮禮哀圍敗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城故是其類疏以  
 禮哀圍敗者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名為圍敗謂其圍見圍入而國被破敗  
 要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要也洪頡楙云小行人若國圍投則令橋之  
 字當作到敗鄭注不釋圍字亦當作敗包慎言云經下文以恤禮哀寇亂圍可包於寇亂之中  
 此當從馬融作國為當案洪包說也依賈說蓋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所者與馬本正同賈大

行人疏及明不經小行人注引此經也國敗可證也國敗左哀十三年傳云國勝至城為  
 敵所勝言之則曰國勝城國見敗於敵言之則曰國敗義實同也注云同盟者國會財貨以  
 其所要者謂之義猶言國會也國會聲類同小行人橋注亦云使鄰國會財貨以與之  
 雅釋言云更價也賈疏云必知是國會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國會兵當在禮之中  
 故如此論是國會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諸侯以補諸侯之失小行人亦云若國即役則命  
 篤一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論議案此論與女祝大祝神仕庶氏諸職之論文同而義異詳女  
 祝疏云春秋三十一年冬會于澶淵宋城故者春秋經文公羊傳云諸侯相乘而更宋之所喪日  
 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步梁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此引以證國會財貨更其所喪之事也云  
 是其類者澶淵之會為水火災非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於外為寇在於內為亂疏注云恤  
 然歸則與論禮事類相同故云是其類以恤禮哀寇亂於外為寇在於內為亂疏注云恤  
 罔雅釋語文云鄰國相要者賈疏云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解之與之者  
 既不根財物當遣使往辭問安不而已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約左傳文七年魯叔仲  
 惠伯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附也賈疏云賓禮之禮主於敬也謂之賓禮注云親謂使之  
 相親附者謂舊本作者蓋涉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章注而誤今據來本正謂制春見日  
 朝聘之禮使諸侯親附王亦使諸侯自相親附也云賓禮之別有八者目亦具下文春見日  
 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  
 夏或親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過而備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親之言也欲  
 其勤王之車遇偶也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願服者王常有征討之事  
 則既朝親王為壇於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設祭也十二  
 歲子如不巡守則六服兼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成見四  
 方四時分來疏引五經見日朝禮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者則歲時諸侯見王之異名也王禮  
 終歲則循疏引五經見日朝禮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者則歲時諸侯見王之異名也王禮







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為秋請是也又書康王之誥大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康王初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者在京師也王與之說同金駟云諸侯  
朝觀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蓋朝觀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  
必拘其時將廢朝乎案陳金說亦通但漢人說朝禮者並謂分方分時既無正文未敢輒易謹附  
其說於此其四時朝觀之月經注亦無文御覽禮部引白虎通云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  
因留助祭則亦以夏正四孟月詩周頌臣工箋云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  
遣之孔疏亦謂諸侯之朝皆用五月與班義同也云名殊禮異者觀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觀禮  
省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朝天子當依而立諸侯東面而見天子曰朝  
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受命於廟  
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寧冬依依秋春秋時春  
侯皆魯昭公以過禮相見取易略也孔疏引崔豐思說朝宗之禮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  
至畢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備解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王迎入至文王廟門天子  
還朝入應門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黃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寧以待諸侯攻第而  
進謂入應門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黃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寧以待諸侯攻第而  
六朝諸儒及唐人經疏說禮略同然鄭禮記注則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是鄭亦有兩解公羊  
之時或先行常朝之禮故有東面西面之位金駟又取鄭說云朝宗觀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  
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凡諸侯見天子無  
何時皆謂之觀書言肆觀東后於春時言之詩言朝觀不必在朝否則天子春夏皆下堂而見諸侯  
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觀不必在朝否則天子春夏皆下堂而見諸侯  
是禮乎朝亦四時之通稱不必在春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每日常見亦稱朝惟觀則專屬諸  
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觀禮一篇特名曰觀所以別於常朝也鄭乃謂此諸侯朝見天子朝宗禮  
備觀遇禮省誤矣凡朝聘皆必受象於廟者不致當也必無受象於廟之禮且諸侯莫不於  
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受象於廟者不致當也必無受象於廟之禮且諸侯莫不於

總之朝觀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諸侯亦必無不乘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禮乃諸侯初見天  
子受象而以此服相接可乎竊謂諸侯必無不乘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禮乃諸侯初見天  
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案萬凌金三家並謂四時朝觀禮當不異足正鄭  
賈之誤曲禮所謂天子當依階北面才與觀禮合自是朝觀宗遇之通禮而所謂天子當依階  
公東面諸侯西面者則於經無徵萬凌金並謂王每日常朝之禮於義得通而萬凌謂先朝必  
金謂先親後朝說又互異未能定考司社常朝之位止云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無諸侯射人朝  
位與司社同而云諸侯在朝則北面朝上三詢外朝之位則五等諸侯並東面此皆與曲禮必  
不能強合者故江永以曲禮為記人之異說黃以周亦謂觀禮同姓西面北上其姓東面北上是  
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是尙右疑其為異代禮間疑較疑不敢曲為傳合也云更  
而攝者謂一歲而宜朝之服編六歲而六服復即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  
此而獨是也云朝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而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  
來早之義也禮儀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而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  
欲其尊王者宗尊義詳目錄疏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而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  
臣之事君者宗尊義詳目錄疏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而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  
字義此據聲訓義亦相成也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朝而俱至者遇偶和雅釋禮自錄云觀見也彼據  
於宋公遇于清亦取不期之義而與冬見天子之禮迥異左傳應四年孔疏引劉歆買達說並以  
及亦用冬遇之禮則杜氏釋例已難之矣云時見者無常期者謂有大事之時則來見不依六  
服疏數之節及春秋朝觀之期也射義云朝者樂會也諸侯以樂會天子為節左襄二十八年  
年傳子產曰小過大共其職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此時見義與彼同云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此時見義與彼同云諸侯有不順  
既朝觀乃行會禮但時會人衆必於國外設壇與常朝在廟異也國外謂王城之外近郊爾雅釋  
詁云會台也故台詒侯謂之會禮詳司儀疏賈疏云此司儀及觀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又云







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所以殷觀不須分見四時者小聘不須更見四時法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  
年十一年者此三年准有侯服朝餘五服並不朝也賈疏云鄭於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  
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一年朝旬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  
天子巡守是旬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服朝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  
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通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通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通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通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通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以軍禮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禮差者軍禮之別有五疏以軍禮同邦國者五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  
注云同謂威其不協禮差者軍禮之別有五疏以軍禮同邦國者五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  
差貸史記禮書云春盜僭差或而面同之所以和其爭一其制度賈疏云依云同邦國則使諸侯  
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禮差者軍禮之別有五疏以軍禮同邦國者五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  
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禮也云軍禮之別有五疏以軍禮同邦國者五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

**大師之禮用衆也** 用其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  
法用衆注云用其義者謂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師之禮用衆也  
因其義勇之志率期而用之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故地守地也 疏戶口以均不征賦

之事事止於畿內賈疏謂此大均亦據邦國疆天下皆均之非也邦國雖亦有大地之事然皆  
侯自主之非王官所掌注云均其地故地守地也賦者實疏云鄭約地官均人云軍均地政  
均地守地職使注云政讀爲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  
若與下地守地職使注云政讀爲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  
均地守地職使注云政讀爲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地職之稅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  
民病故大均以要恤之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  
更夏諸秋霜多符通謂之田禮具大司馬職注云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簡衆也  
可馬注云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  
田而習之亦具大司馬職云因其車徒之數者其釋文作衆小宰注云簡猶閱也公羊桓六年傳  
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簡閱義同 大役之禮任衆也 率民力強弱疏注云大役築城邑也此宮謂王宮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  
之以立其功賈疏云論語云爲大封之禮合衆也鄭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  
力不同科是率民力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  
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衆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正封疆滿塗之固注云  
元年秋八月師師疆而封之者是也昭三十年傳云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田定其徒注云大封

與土田定其所徒之居與此義同但據鄭大注則是大封者謂邦國疆界有侵越者師帥帥  
定之如左傳文元年云晉侯驪田襄八年云晉人伐我東鄙以疆田者正封疆而用師故  
軍禮經云台眾疑亦衆軍旅之事大注注校此爲書當據以補其義清塗馬五溝五塗見送人  
可險職經注例皆作塗此作塗者塗之俗便也之誤詳小司徒疏又後經云王大封其先告后

士彼疏以爲封建邦國五邦國初建皆亦有封疆滿塗之說則專據建國後言之耳 以嘉禮親  
經與彼事小異而實相因此疏與大祝注境界侵削之說則專據建國後言之耳 以嘉禮親  
萬民 萬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疏以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萬民 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萬民 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萬民 而爲之制嘉禮之別有六疏以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云嘉善也者爾雅釋詁云所以  
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謂飲食昏冠等禮並人心所善者故順而制設其禮使相親樂也  
實成謂設禮節以嘉訓之非鄙指云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  
親即下飲食昏冠實射饗燕禮廢廢六者是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實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之以姓而弗別親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禮然也

之禮昏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所通有舉夫云凡賓客其飲食舉客云上公三食侯  
伯再食子男壹食是四方賓客亦有飲食也射人小臣注以賓射為與來朝諸侯射是四方賓客  
亦有賓射也國語周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燕又毛詩小雅伐木序云燕朋友故舊也是宗族兄  
弟故舊朋友通有飲食饗燕之禮也禮各舉一當互文以見其耳賈疏云此經云飲食亦舉通  
有下文別作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  
也注云親者使之相親者前注義同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若人君與宗族  
飲食之禮今亡蓋與燕禮及公食大夫禮同王制孔疏引皇侃云食禮者有飯有殺舉設酒而  
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  
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且夕共食是也案人君以下族食亦常用禮  
食故皇氏不數也飲酒者蓋謂族燕燕與飲酒亦通稱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其姓為賓  
宰當主人公與父兄齒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羞設于西序下注引尚書傳云宗室有事族  
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賓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巳而與族人飲也彼注又云白戶祝者於  
兄弟之燕燕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實宗婦之燕燕主婦以燕飲於房毛詩小雅燕飲之  
燕飲燕私也宗子燕有舉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燕而不出是燕宗也鄭箋云夜飲之  
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燕注其禮之則止使時會禮則天子四時祭及諸君燕並有族  
燕之法國語周語云時宴不淫注云一時之閒必有宴禮宴燕字通重即指時享後之燕言之  
其謂大夫以下則宗子主其禮又月命季冬命樂人吹而聽之注云樂終與族人大飲作樂  
於大庭以觀也王制明堂燕食多會禮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聽小人樂然則歲終又有合族大

飲於饗之禮不徒時祭矣引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親者親疏者稱親  
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從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又引大  
傳曰繁之以姓而弗別親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禮然也者弗別釋文作不別今  
禮記作弗鄭彼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康姓繁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賈疏云引  
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禮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成其性疏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者若士冠士昏禮是也天子諸侯昏禮亡其冠禮慎大戴禮記有公冠備  
即諸侯之冠禮云公冠四加玄冕注云四加者三玄冕為多字之誤依禮說則公冠亦止三加  
蓋始加緇布冠玄纁服再加皮弁三加玄冕也士冠禮賈疏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弁  
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玄冕矣家語冠頌篇王注冠義孔疏又謂天子當四加玄冕五加  
委冕與賈說不同案賈說公冠三加本不境而玉藻說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明不上達於天  
子爵弁於天子為吉凶參半之服則不宜列加服之以玄冕委冕異服同冠又不可分為兩加王

孔賈諸家之義亦並錯互嫌通未能定也賈疏云此一節陳昏姻冠弁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  
男而言亦有姻弁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  
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弁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弁不許亦二十而  
弁皆資之以成人之禮也論議案男女必冠冠而後昏嫁二禮相因故以親成合言之注云  
其恩者謂昏禮也哀公問云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又昏義云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  
三周先俊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聘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親其恩言  
合其恩禮云成其性者謂冠禮也士冠禮士冠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鄭後注云既冠為  
成德又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  
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白虎通義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  
情性善云性善也成其性言成其生之德也

友為世子時其在學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嘗  
曰我友邦家君是也司寇職有辨故之辨賈疏之辨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射禮雖王亦立賓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







按禮說也大人歸與以交諸侯之福掌登祭祀共登器亦非獨登社肉則燕國亦社互舉通稱審矣五詳景人疏云以賜同姓之福者聘說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兄弟謂同姓若昏姻與有親者則兄弟之國亦兼有異姓此昏姻與別入下文異姓中故知惟同姓諸姬之國也云同福祿也者少牢饋食禮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首稼于田是祭祀木以受福祿於神今同姓諸侯與王同祖故以福祿致之明與彼同受此福祿也云兄弟有共先不者釋同姓之屬有親兄弟之義賈疏云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高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其先王也此文雖上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傳九年實王使宰孔賜齊侯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注云昨因肉周禮以賜之禮與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故齊侯比之賓客又傳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祿焉有與拜焉是王功及異姓有大功者亦賜之賜是以大行人直書歸福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亦皆有兄弟之國亦得賜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福者春秋經文引以證其先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注王昏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有歸福之事詳掌疏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注王昏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注王昏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也說文曰部六以禮相奉慶也又小部云慶行賀人也月令注云慶謂休其善也賈疏云賀者謂禮侯之國有賀可賀之事王使人往以物賀慶之國施其慶之國所以親之也 主異姓其同姓可知 注云異姓王昏姻與者謂雅釋親云婚之父為婚之父為婚之父 傳婚之父母相謂為婚也 鄭注云婚之父為婚之父為婚之父為婚之父為婚之父為婚之父 弟為從舅而我舅者吾謂之舅也又云妻之父為外舅郭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 弟為從舅而我舅者吾謂之舅也又云妻之父為外舅郭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 弟為從舅而我舅者吾謂之舅也又云妻之父為外舅郭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

女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是昏姻之國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每命異儀貴禮之位乃正春疏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此與 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疏 大小行人為官也 大人行人云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命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此九儀與彼略同但彼專據侯國賓客之禮此則通該內外諸臣諸侯言之所包尤廣也此亦即小宰所云禮位以禮命先鄭彼注云禮命九賜也後鄭不從曲禮孔疏云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以周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案依孔引異義則許與先鄭義同今我九命與九賜迥不相涉而漢諸儒咸合為一漢書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義通義經文有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九命之銘顏注引張晏云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西漢時已有是說即許君所本公羊莊元年何注亦以九錫說九命穀梁莊元年楊疏其非是也先鄭疏以九賜說禮命而此疏注絕無一語涉九賜者其說與許何諸家蓋又小異互詳小宰疏注云每命異儀貴禮之位乃正者若與命九命禮儀以九為節七命禮儀以七為節五命禮儀以五為節各依命數為差所以正黃儀之位次使不淆提差倍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左莊十八年傳文彼上文云王命諸侯以禮命九儀也 壹命受職 始見命為正史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疏 受職儀明彼云禮即此經九儀也 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 疏 受職者與爵相承故曲禮注云凡仕者一命而受爵通與職官云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命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一命而受職再命不首自明耳案此說也此經自一命至九命成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宗伯正之注云始見命為正史者賈疏云對府史胥徒非正史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則此注當對不命之士而言若大宰達史注云小史則通命士及不命之士言之不盡正史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賈疏云謂公侯伯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為列國也與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賈疏云與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凡經例積數皆作壹注例用今字通作一詳酒正疏與命無王朝士命數但王之大夫四命以次差之則三命二命一



命宜為上中下也鄭此及下注皆先舉侯國之臣次及士臣者以先見大夫而後及士也  
 疏謂以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非鄭指也鄭司農云受服治職者謂始  
 受王之官職始其所掌之也先鄭與後鄭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之服列國大夫再命  
 於子男為卿大夫自宜受而下如再命受服者通與備官云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為也然  
 孤之服王之甲士亦再命則爵弁服則一命者其服自為也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  
 為上士則王之甲士亦再命則爵弁服則一命可知也論漢案受祭衣服謂受助祭於君之服亦即  
 命服會子謂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是也蓋命服必受於君乃得有之故禮運以冕  
 弁服於私家為非禮明未受命及賜過者不得有也其自祭及朝服則自作之故國語魯語云命  
 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時周南葛覃毛傳亦云孔疏云大夫助祭服玄纁受之於君故  
 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半禮朝服之冠纁布衣素裳草昭云祭服玄纁  
 裳謂作玄纁之服非也又月命孟夏后妃獻繡乃收繡稅注云收繡稅者外命婦稅其繡稅其繡  
 而蓋其夫亦嘗有祭服以助祭孔疏引臧氏云外命婦既稅公室之桑而妻當備稅其繡餘得自  
 入以其夫嘗有祭服以助祭故分繡得自入以供造也孔氏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室所為故禮  
 再命受服所以有繡稅者以其夫亦嘗有祭服官家所給故繡稅以供造之案依皇侃說則助  
 祭服外命婦自作孔疏謂外命婦入稅於公官以其絲線作祭服是以授卿大夫士其妻不自織  
 二說不同孔氏為允云玄纁謂此受玄纁之服者以玄纁為繡侯卿大夫之以上服助祭服之明此再  
 命受服皆據受上服言也云列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大夫同玄纁若無玄纁之國  
 侯伯故別出子男也云卿大夫自玄纁而下如孤之服者賈疏云此亦據司農之文案玉藻注云  
 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玄纁大夫玄纁士皆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大夫同玄纁若無玄纁之國  
 同玄纁大夫下如孤之服者據司農之文而言也案賈疏玉藻注謂鄭意無孤之國卿大夫  
 同玄纁大夫下如孤之服者據司農之文而言也案賈疏玉藻注謂鄭意無孤之國卿大夫

疏謂此注直引典命文無分別無孤卿服之義疑鄭君自易其說與玉藻注不必同也互詳內  
 司服司服疏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亦與命無文以次推之也云則再命者亦與命無文以次推之也  
 士字云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則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  
 有九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若有爵弁服是士之助  
 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任大椿云卿大夫以玄纁為命服爵弁以下其次也士以爵弁為命服  
 皮弁以下其次也大宗伯注謂大夫玄纁士爵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以上服為命服也次服所施等  
 大夫或服乎命數如天子大夫四命則以爵弁祭諸侯大夫再命則以朝服祭侯大夫三命則以朝服  
 大夫或服乎命數如天子大夫四命則以爵弁祭諸侯大夫再命則以朝服祭侯大夫三命則以朝服  
 不從命數大夫士命服惟助祭得服之雖朝服及家祭皆用命服之次又云據注則再命受服  
 含士受爵弁服但致玉藻一命緇黻幽衡注謂公侯伯之士一命疏謂緇黻常爵弁給大宗伯  
 疏謂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據此則諸侯之士一命疏謂緇黻常爵弁給大宗伯  
 爵弁矣又何待再命之也今致月令疏謂再命受服其夫亦嘗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內司服  
 以供造之然則爵弁郊之服必再命之士乃得受其一命之士雖得服爵弁不得受服內司服  
 凡命婦共其衣服注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其也然則不受服者公家不供其  
 服非不得服也案在述注深得鄭指依鄭此注及士冠禮注詩周頌絲衣箋說三月及五等  
 諸侯之士命數不同皆以爵弁為上服則雖三命上士亦不得服冕而禮器說冕旒云士三命  
 有服冕矣鄭彼注以為夏殷禮殊無構鄭陸仰並謂天子士三命玄纁冕文絜黃以周說  
 同王昭為孫希且則謂天子中士再命亦玄纁吳廷華孔廣森金鵠則謂天子中士並服  
 玄纁以尊卑之等論之王臣陪臣服有隆殺而士與一命爵弁非其差也說苑脩文篇云士並服  
 此與玄纁一章之服適合但上士三命服章視命數則宜得有希冕三章之服是不止玄纁  
 若然王臣命服蓋不以爵弁為別異而兼以命為差次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  
 禮侯國之制不得以概天子之制也說文戶部云冕大夫以上冠禮士以爵弁為三加之尊服並專



夫禮天子士乃得服冕不假冕者多亦皆據侯國也互詳與命司服疏云先鄭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夫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夫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命即與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與命唯見大夫四命是也中下大夫

故不從先鄭也云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左成二年傳說晉欒黶有駟之卿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此云列國之卿即指公侯伯之卿也左成二年傳說晉欒黶有駟之卿

於王至杜注云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是命卿以上乃受命於王也賈疏云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於王也賈疏云諸侯之卿大夫皆

於王朝是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詒讓案依此注說則小國之卿再命未得受命即一命於天子故王制注依其說謂彼記文似誤脫是鄭謂小國亦三卿一

之卿再命未得受命即一命於天子故王制注依其說謂彼記文似誤脫是鄭謂小國亦三卿一

卿命於天子今攷典命注引王制依其元文絕無改易以相參證疑此注義乃鄭君後定與王制

注說自不同也黃以周云王制二當作三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王制所言命於

天子皆謂受位於王國大宗伯三命受位於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於王二卿固命於其君一卿亦

非命於天子也列國之大夫必受位於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於王二卿固命於其君一卿亦

夫也故晏子曰惟卿為大夫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以無稱子曰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

男有大夫無卿章注國語有卿有命卿也案黃說亦通但此注依典命侯伯之卿同四命為已受

位而魯語謂伯無卿下同子男則與此經義究不合古稱較互未能決定也云王之上士亦三命

者上注以王之下士一命中十再命以次推之則王之上士當三命與列國之卿同故詩稱風

天子之上士是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受器為上大夫立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

命疏 與後鄭說同而云為上大夫者先鄭上注以王之下大夫三命差而上之則四命為祭器

為上大夫與後鄭說中下大夫同四命異也沈夢蘭云上大夫即可知先鄭是也案沈申先鄭說亦

皆四命按司士大夫以其等旅揖中下大夫不同等非皆四命可知先鄭是也案沈申先鄭說亦

通云之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通典職官云謂公之孤卿受祭器

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為之也賈疏云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

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為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

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

言祭受器與受服同蓋器之大者受之於官其小者則自造之杜說最允但受器者受大造小

則無不具矣未受器者唯得自造小器而大器不具是具器即受器猶之六命賜官而後得具官

賈疏與杜義亦足相輔也引禮運者鄭以彼云大夫即指侯國卿大夫三命以下者而言明未受

器者器既不具則須假不假而自具則為非禮故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



地凡有九品漢書敘傳云地作陸地高下九則顏注引劉德云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是也云云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賈疏云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則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遇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等次二軍故也若以軌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惟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論議案王制注云方五百里者謂之大國方四百里方三百里者謂之次國之君此注謂侯以上乃成國者以下文七命賜國及左傳成國半天子之軍諸文參互定之故與彼異云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者賈疏云亦是典命文案此亦諸文參互定之故與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謂期爵為子男也大司徒云禮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賈疏云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引此注作職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也何紹基云七命賜國注不相應矣案何說是也此下文云七命賜國與典命侯伯七命相應故鄭以伯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若如孔本作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是謂伯與侯同七命而向不得為成國則賜國之文有侯無伯注何得通言侯伯乎况此注上云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與先鄭所云出為子男義正同方百里即男之地二百里即子之地大夫四命出封賜地止得為五命之子男若三百里則伯之地乃六命卿所封下文七命受國二鄭注說甚明如孔本兼賜三百里之地是大夫五命受則得受七命伯之地非其次也典命後鄭注說出封加等亦云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不云大夫得為伯孔所據本經與此注義重不台詩大雅板孔疏亦謂此注以伯以上為成國與左傳疏不同而又據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及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諸文謂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伯未成國說亦歧互不尼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者以莽制五十里為則與大司徒子男之地不合

而子男則其名則司故引以為證惠棟云王莽制六公一里有聚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里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為萬戶方七十里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於一則案十里為成或百戶故方百里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於一則案十里為成或百戶故方百里者賈疏云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詒讓案鄭意則為子男受地之名而所受地數自據大司徒子男二百里男百里為正王制謂子男同五十里鄭以為殷制故斥謂周子男五十里者為俗說即大司徒先鄭注所云今五經家說也莽制子男地止二十五成合於俗說而子男受地則正合此經義足互證也詳大司徒疏云獨劉子駿等議古有此制焉者賈疏云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案據後鄭說蓋劉歆等知周有五百里以下之國又知此經一則有百里二百里之制莽制亦同而異也賈說未析六命賜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賜官者使自得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疏注鄭司農云子官也者先鄭意此賜官與前命受職義略同謂為六官之卿始其當官之尊賈疏云案典命唯有出封加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皆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六命卿如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入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平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分者以晉侯入為干卿謙不敢必營七命之服卿者據典命文云賜官者使自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此破先鄭子男為卿治一官之說



文一部云官吏事君也家臣亦事其主若君故謂之官賈疏云案按師有小都大都謂三公  
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五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  
卿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  
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  
大小都耳案三公采邑有兩卿五大夫等詳大宰疏此則官即所謂具官也禮運云大夫具官非  
禮也蓋王朝三公采邑得立二卿五大夫卿采邑得立二大夫五士皆具立兩設伍之制所謂具  
官也若大夫家邑雖亦有設官屬然不得其兩伍之數故此經六命卿而後賜官諸侯之卿仍不  
得具官故疏謂八伯篇孔子以管仲官事不攝為非儉蓋侯伯之卿與天子大夫同禮運以大夫  
具官為非禮即指諸侯大夫言之也引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禮河既  
陳齊侯之罪而曰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假實先後之杜注云彪晉平公名晉臣猶未伯官臣守官之臣賈疏云  
濟河中行獻子以恭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枯特其險負其乘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晉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假實先後之杜注云彪晉平公名晉臣猶未伯官臣守官之臣賈疏云  
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為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 疏注云  
晉侯稱官畿內諸侯亦稱官此經是也 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  
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據典命文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  
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 疏注云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大宰云乃  
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疏注云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大宰云乃  
謂之牧是也荀悅申鑒時專篇云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以爲牧總  
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徇其民賈疏云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得專征伐  
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  
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詒讓案鄭言得專征伐於諸侯者謂得專征當州諸侯欲見不得征五侯  
九伯也此州牧亦通稱州伯詳後疏詩衛風伯兮孔疏引鄭若臨頌引公羊桓五年傳云其言從  
王伐鄭何從下正也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案據鄭若周禮難義則七命以

九人亦詳大宰疏云王之三公亦八命 疏注云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大宰云乃  
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 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者三公即三公也  
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者三公即三公也  
封加一等知為二伯者據王制天子之老為左右二伯注云老謂上公是也王制又有八伯即上  
文八命之州牧與東西二伯異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  
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白虎通義封公侯  
籍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  
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教太平也  
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案班說東西二伯雖義多牽傳然亦謂二伯以三公爲之  
與鄭說同云得征五侯九伯者明不止得專征諸侯也左傳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疏引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案注亦同左  
傳所云據太公而言太公封齊雖爲侯然亦以三公爲二伯故得齊此殊與五侯九伯之說同左  
與賈服杜異詩邶風旒丘孔疏引鄭志若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  
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向云夾輔之有也依鄭志說則九州州以一侯爲  
牧即上八命之牧每一牧又以二伯佐之九州通有九侯十八伯二伯中分天下每一大伯分統  
四侯半及小伯九以整數言之故云五侯九伯也說殊迂曲左傳孔疏斥其事無所出校鄭煩  
非復人情殆非過論竊謂左傳九伯當從賈服杜說爲九州之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其所謂方伯八伯即上文作牧及掌交之九牧與左傳九  
伯亦同左傳伯有九彼云八者王制孔疏引鄭志若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道之與主之  
嫌八九校數少差要之周之州伯即州牧之通稱殆無疑義鄭以王制爲殷法彼注謂殷之州長  
曰伯鄭夏及周皆曰牧實則周之州牧亦未嘗不稱伯也考之經傳周時止有東西二大伯及一

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 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者三公即三公也  
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者三公即三公也  
封加一等知為二伯者據王制天子之老為左右二伯注云老謂上公是也王制又有八伯即上  
文八命之州牧與東西二伯異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  
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白虎通義封公侯  
籍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  
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教太平也  
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案班說東西二伯雖義多牽傳然亦謂二伯以三公爲之  
與鄭說同云得征五侯九伯者明不止得專征諸侯也左傳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疏引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案注亦同左  
傳所云據太公而言太公封齊雖爲侯然亦以三公爲二伯故得齊此殊與五侯九伯之說同左  
與賈服杜異詩邶風旒丘孔疏引鄭志若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  
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向云夾輔之有也依鄭志說則九州州以一侯爲  
牧即上八命之牧每一牧又以二伯佐之九州通有九侯十八伯二伯中分天下每一大伯分統  
四侯半及小伯九以整數言之故云五侯九伯也說殊迂曲左傳孔疏斥其事無所出校鄭煩  
非復人情殆非過論竊謂左傳九伯當從賈服杜說爲九州之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其所謂方伯八伯即上文作牧及掌交之九牧與左傳九  
伯亦同左傳伯有九彼云八者王制孔疏引鄭志若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道之與主之  
嫌八九校數少差要之周之州伯即州牧之通稱殆無疑義鄭以王制爲殷法彼注謂殷之州長  
曰伯鄭夏及周皆曰牧實則周之州牧亦未嘗不稱伯也考之經傳周時止有東西二大伯及一



州之牧伯並無州牧下更立二小伯九州十八伯之說詩施氏序云黃術伯也術伯蓋亦為一州之牧自鄭後箋以周制使伯佐牧謂之州伯賈孔疏亦於其說糾紛殊甚今不悉論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者爾雅釋詁云伯長也宰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先鄭蓋依彼文謂方伯為即分陝二伯以其東西分主各長一方之諸侯故謂之方伯也然王制方伯與八州八伯之文相屬是又以方伯為即州伯又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暨於方伯之國而後鄭聘禮注謂牧有三監是後鄭亦以彼方伯為即牧伯也詩施氏大為三監暨於方伯又云賈術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則詩敘方伯亦指牧伯而言故孔疏云方伯皆謂州長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又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注云伯王官伯侯牧方伯此亦謂二伯為王官伯方伯為侯牧王制毛詩左氏義與曲禮異後鄭謂殷制八州牧為八伯周制九州十八伯為佐牧之伯皆非分陝之伯與先鄭說亦異賈疏謂方伯可及州牧則二伯蓋欲為曲禮王制及二鄭作調人然非先鄭指也又案依先鄭此注義則二伯方伯並取長為稱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王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述職也何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伯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而行天下為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迫也許以伯為屈抑之稱義殊牽強不及先鄭說之允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四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國者

**疏**

以玉作六瑞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瑞信義舉也官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執之曰瑞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五瑞謂珪璧琮璜也則又即下文六器之屬蓋玉器之通名矣互詳典瑞疏云以等邦國者賈疏云此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

者以邦國為玉也注云等猶齊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王執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瑞飾圭者等齊也亦等邦國者謂以瑞信齊一之無使有差謬也

尺有二寸疏王執鎮圭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鎮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祀天地曲禮云天子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案鄭孔說與馬同注云鎮安也者廣雅釋詁同

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案鄭孔說與馬同注云鎮安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所以安四方者職方氏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王執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故象彼為文

國語周語云為繫幣瑞節以鎮之章注云鎮重也重與安義亦相成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瑞飾者玉人注云象文飾也六瑞之瑞飾經無文鄭皆依其名義推之云司樂四鎮注云四鎮

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職方氏九州有九鎮內含有五嶽鄭意此鎮圭即琢刻為山形以山莫大於鎮故以為名非謂必象會稽等四山也

依鄭說六瑞並有象禮器云大圭不琢者謂玉笏之公執桓圭植謂之桓桓室之象所以

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疏公執桓圭者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於王及自相朝所執之瑞也玉

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以重土地許有執圭重文珪古文圭玉案許說本此經又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以圭為



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機廣而不絕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贊瑞義同植字亦作戴  
 說文玉部云戴植圭公所執依許義則戴為公圭正字經典通段植為之鄭以植圭取雙植為義  
 則植非段字與許義異 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者贊疏云案孝經按神契云二王之後  
 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 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者與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  
 是王之上公也通與賓禮引高堂隆云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  
 命之公與王論道則執璧案高堂說也是也三公之掌有二九命者執桓圭故書金縢說周公秉圭  
 八命者唯執桓圭故射人云三公執璧互詳彼疏云雙植謂之桓者賈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植案禮  
 弓云三家說桓植故射人云三公執璧互詳彼疏云雙植謂之桓者賈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植案禮  
 棧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者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禮弓孔疏云案說文桓字郵  
 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  
 應四柱但為二植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黃以周云鄭注桓弓云四植謂  
 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而言之案黃說是也桓圭蓋兩面各象二稜合之為四稜正與四桓植  
 相似賈似誤以為一柱而有四稜孔疏亦未析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者也者圭上圓說下覆  
 象棟宇兩面皆桓象四極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桓者柱注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  
 不安象上公方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為王所憑安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為棟飾者與鎮  
 圭以四鎮為棟飾同也云圭長九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桓圭九寸並據大行人及玉人  
 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  
 疏 注云信當為  
 身聲之誤也

者釋名釋形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案信伸古今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是也此信圭鄭  
 必破為身者以信圭躬圭取象當相同故定為身之聲誤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棟飾者  
 說文呂部云躬身也是身躬義同並指人之形體也御覽珍寶部引三禮圖云信圭謂圭上珠為  
 人頭身之形躬圭謂圭上珠為四體之形案信圭蓋僅具頭身躬圭則兼珠四枝為別異也云文  
 差是也曲禮孔疏引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稱細曲者為躬其文雖略賈士相見禮疏亦

以信圭為信伸道段玉裁云信古伸字伸圭躬圭同像人形為棟飾而伸圭人形直躬圭人形微  
 曲躬或從弓取躬躬意也陳祥道陸佃鄭師方苞姜兆錫莊有可俞樾說並略同案此說亦本江  
 南諸儒而不破字其義較鄭為長然則信躬又以所刻人形曲直為別不徒多文義之判矣王  
 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文稱細者為信圭文雖者為躬圭信者取虛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  
 而保其身案崔靈恩信如字非鄭義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釋彼信為身之義明躬躬同象人  
 身欲見侯伯皆慎行以保其身也崔靈恩以此為專釋躬圭未析云圭皆長七寸者御覽珍寶  
 部引馬注亦云信圭七寸躬圭七寸並據大行人玉人文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  
 成國也 注云穀所以養人者說苑修文篇云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鄭意穀為民食  
 水艸也可以作席案司凡筵之蒲筵即蒲席蒲席人藉之以安男所執穀璧之亦欲其能安民也  
 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蒲璧柔滑與鄭異  
 荀子不苟篇云與時屈伸柔若蒲葦男於五等最卑故取柔順為象馬傳義亦得通云二玉蓋或  
 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者孔繼汾段玉裁並謂以穀為下枕璋字是也案與瑞穀走注云穀善  
 也其飾若粟文然此穀當亦與穀圭同又山海經西山經云瑾瑜之玉堅栗精潔鄭注云玉有  
 粟文所謂穀璧也案儀禮堅栗堅栗之謂郭安說不足據云璧首徑五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  
 亦云穀璧首徑五寸並據大行人文云不執圭者未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禮之自致 疏  
 成國也案賈疏云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以禽作六摯者釋文云摯本或作贊阮元云廣韻六至下引以禽作六贊云本亦作贊論議案說  
 文手部云贊摯持也引申為人所執摯之稱贊即摯之俗說文女部又云贊至也引虞書云惟贊  
 則古文又以贊為之禽者鳥獸之總名詳冠人疏賈疏云案下文有孤執皮鳥而此云以禽者據  
 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犬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  
 文玉為瑞禽云贊書此以相對為文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贊為文  
 注云贊之者至所執以自致者賈疏述注所執作執之案贊執至致贊並相近釋釋詰云



學至也士相見禮注云學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學以著其厚意也說苑修文篇云  
賢者所以質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臣見君有贊何贊者執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情也王者緣  
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 皮帛  
其尊卑以副其意也

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縹色縹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馬取其候時而行  
雉取其年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還雞取其守時而動而禮曰飾羔馬者以縹謂衣之以  
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學皆以縹不以  
之而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大夫飾以布不言縹此諸侯之臣與天子  
命數凡繫 疏與實禮引高堂隆云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  
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案高堂並用鄭義云大夫執馬士執雉者通典引高堂隆云大夫謂天子  
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士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  
以下至子比長非人在官亦謂之士案此當作鄭此亦用鄭義彼謂鄭長等不命之士亦執雞於  
義得通但謂府史胥徒得與士同擊恐非云庶人執鷩工商執雞者鄭文廣都云庶屋下眾也案  
無人即齊民賈後疏謂指府史胥徒則在官在野其擊同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謙案周  
禮說五玉擊自公卿以下執禽魯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有擊明矣案陳說是也 注云皮帛者東帛  
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而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擊明矣案陳說是也 注云皮帛者東帛  
而表以皮為之飾者賈疏云案聘禮束帛加縹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帛者十端每端丈  
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手執帛以致命而  
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之  
飾者謂以皮包裹帛之表為飾也賈謂若小行人璋以皮等為皮設於庭不知小行人馬皮等皆  
為庭實此後注明云凡擊無庭實何得援彼為釋邪賈說不可從云皮虎豹皮者賈疏云見禮記

鄭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王氏引說苑  
云執虎豹之皮者義取有文而能服猛論禮案 行人六幣璉以皮注亦釋為虎豹皮管子按度  
篇云分諸侯之子爵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即虎字彼蓋亦謂以皮為飾也尹知章注釋為委  
失之云帛如今縹色縹也縹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縹夫人玄纁束帛加珠鄭注亦云帛今之縹色縹  
也說文帛部云帛相也糸部云縹帛也二字互訓凡縹以白為貴漢之縹色縹即白色也黃以周  
云鄭云帛如今縹色縹也縹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縹夫人玄纁束帛加珠鄭注亦云帛今之縹色縹  
為白色此注即縹也縹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縹夫人玄纁束帛加珠鄭注亦云帛今之縹色縹  
帛當為玄纁束帛加縹胡培暉云三帛三禮所執也齊孔疏引王肅云三帛亦通至書舜典修三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或曰孤執玄纁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黃孔傳說  
侯王同執淡祭祀志引注引范甯書注云玄纁黃三孤所執王孔謂公之孤執玄纁不及王之孤  
范則謂三孤分用三色帛似若以意推之據舜典疏引鄭書注以三帛為縹玉之制則不如馬王  
說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又云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纁三縹二之帛願見周王此亦以束帛為玄纁  
而謂諸侯執帛與此經五等之帛不合皆不足據云羔小羊者羊人注同羊部云羔羊  
子也云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士相見禮注云羔取其從師羣而不羣也說苑修文篇云羔羊  
也羊羣而不羣故卿以為飾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卿以羔為飾者取其羣而不羣也說苑修文  
年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詳與故卿以為飾公羊莊二十四  
取其候時而行者士相見禮注云卿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執羔篇云羔乃有類於長  
者長者在民上必加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飾說苑修文篇云羔羊行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屬取其在上者先德行止成列也大















時迎氣亦用四圭有邸與南郊同以迎氣亦正祭不宜與方明同玉也云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者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云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祭赤帝赤熒怒於南郊之兆也云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  
而少昊蓐收食焉者月令孟秋云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又云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注云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云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  
而顓頊玄冥食焉者月令孟冬云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云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以迎冬於北郊注云迎冬者祭黑帝黑光紀於北郊之兆也賈疏云知帝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  
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  
五人帝皆以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神亦  
祀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  
秋律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各樞紐  
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案古郊謂說則  
迎氣即祭五帝而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唐郊祀錄云馬融盧植王肅賈逵皆以迎者迎四時之氣  
祭者五人帝大昊等是也月令孔疏引蔡邕說與賈馬同此並謂迎氣不祭五天帝又分迎與祭  
為二與鄭說異不足據也又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季夏迎中郊玉用黃琮郊特牲孔疏云五  
時迎氣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孔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  
如其色季夏土玉而祀黃帝禮用赤璋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準孔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  
為常案大宰賈疏亦謂禮中央之玉用赤璋蓋依熊安生說通典與禮及孔疏則並依蔡邕說謂  
常用黃琮但此經禮方明之玉木無中央其季夏迎祀黃帝玉亦用四圭有邸不用黃琮赤璋  
等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下繫圓象天等是也云雙圓象天者說文玉部云璧瑞玉圓也白  
虎通義文質篇云璧者方中圓外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聚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  
在中央璧之為言讀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唐郊祀錄引三  
禮義宗云祀昊天五精帝圭璧號璣皆長十二寸以法十二時之義焉崇義云隋潘徽江都集禮

依白虎通說璧好方案鄭玄阮籍梁正等禮天主璧皆長九寸蓋遵周禮玉人職稱九寸之璧  
好三寸而圓取以爲法也知璧好圓而不方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今以九寸之璧三寸之好  
言之若好方則四角侵璧肉而不成其倍矣爾雅之義也又引阮鄭二說云若璧九寸厚寸案班  
說璧好方為厚焉氏之是也蓋以此六玉為祀昊天及五精帝亦依鄭義說圭璧尺度與阮鄭  
圭尺有二寸以周云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今以九寸之璧三寸之好  
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以車紅徐鉉傳云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圓也黃以周云地分八方  
始於易八卦方位琮有角取此漢碑所圖或作五角或作八角而中圓也黃以周云地分八方  
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琮之為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故謂之琮案鄭云八  
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象象聚也故謂之琮案鄭云八方者謂  
純角八氣琮云牙身則似據玉人大琮射四寸言之牙為琮角非琮之角制也又班氏以琮為西  
方之玉與此經義亦不合五代會要引阮氏圖云黃琮無好度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地之琮  
長十寸以放地效之十品氏禮圖又引義宗云黃琮十寸有角焉崇義云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  
琮外方內圓有好案黃琮八寸而無好玉人職云琮琮八寸其黃琮取寸法於此其玉人職說請  
琮形狀並不言好故知琮琮本無好也又云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案  
番從阮說與崔暹不同琮有好與否經注並無文依許君說似車紅車紅中空以通琮形似  
之則是有好矣白虎通也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亦似謂有好琮說殆不誤以下五玉再議並與  
崔暹疑皆本阮鄭圖也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亦似謂有好琮說殆不誤以下五玉再議並與  
直外牙而內圓案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亦似謂有好琮說殆不誤以下五玉再議並與  
豐孔之謂乎案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亦似謂有好琮說殆不誤以下五玉再議並與  
記贊大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圭者始上象物始生於上也其物之始  
莫不自潔瑤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琮者始上象物始生於上也其物之始  
角故聘禮記注亦云刻上象天圓地方也是許鄭義不在此也馬崇義云曹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



劉上各十半云半圭曰璋者說文玉部云半圭為璋公羊定八平傳云璋判自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歲天子清廟諸侯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璋之為

言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再崇義云赤璋九寸案公羊何注又云璋者所以郊事

天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經傳四祭篇亦以奉璋為文王之郊彼並謂南郊祭受命

帝用璋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象夏物半死者夏禮云夏時齊麥死是半死云說文秋象秋穀者

疏云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孫氏三禮圖引鄭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

伏虎形高三寸孔廣深云再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琥琥當是半璋

耳蓋璋之制外為虎盧若無齒半之則背上有刻語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魯之象爵亦非作

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像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即

虎象似矣案孔說是也琥作虎形之說左傳昭三十二年孔疏亦同但六瑞五玉未有刻齒物形

者雖古說不可信說文玉部云琥發兵瑞玉為虎文瑞瑞早玉也為龍文二篆相次故御覽珍

寶部引呂氏春秋段成式酉陽雜俎並有戰國用琥天早用龍二語今呂覽佚此文許蓋別本彼

書與此經與瑞玉人著非義不自應也云半璧曰璋者賈疏以為逸禮記文說文玉部云璋半璧

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微召萬物

者質也為氣積于黃泉故曰璋璋之為言光也謂光所及莫不動也孫崇義云玄璋 皆有牲幣

九寸云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璧圓象天全見今璋半之故象天半見

各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 飲酒有酬幣

依放六器之色蓋天以著幣著牲地以著幣黃牲東方性

幣與天同南方以朱幣辟牲西方以素幣白牲北方以玄幣對牲公羊傳三十一年何注引禮祭

六宗牲角尺此牲約與彼同孫希旦云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祭

正祭嫌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案無說是也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騂牲望祀各用其

方之色性明用方色性唯四望為然天地五帝五神皆尊於四望則性用騂牲不依方色然則闡

三祭昊天當與南郊受命帝同用騂牲方丘祭大地當與北郊后土同用騂牲不用若牲黃牲也

論語變曰請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書湯誥孔疏引鄭論語注謂用玄牲者為總告五方

之帝而用皇天大帝之牲彼說禮記昊天用正色之牲則周禮昊天亦宜用正色之牲可知矣舊

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等議祭天地燔瘞之牲依此經用黃壇牲依牧人用騂牲此亦奉傳鄭

義不知此經為禮方明之牲與正祭無涉強生分別並謂五時迎氣則五帝皆用騂牲五示常用

四牲亦不必用方色之牲鄭賈誤以此為圓丘方已及迎氣之牲故牧人注以陽祀用騂牲為祭

天有郊陰祀用騂牲為祭也北郊不及圓丘方丘非也知五示牲用騂牲者詩小雅大田云

祭方禋祀以其騂黑彼云禮祀則方中宜有天神當依甫田毛傳義以方為迎四方氣於郊騂黑

即牧人之騂牲對牲也此即五帝五元不用方色之牲書秦蕞公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

方為所報四方之神不為迎氣義並未允史記封禪書秦蕞公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

牛羝羊騂黃並與騂色近秦蓋沿用周制故難祀白帝而不用白牲此亦五帝之牲經注並無文恐

證也郊特牲及詩周頌我將孔疏又謂大饗五帝於明堂及大饗並用五色之牲經注並無文恐

不不填也互詳牧人疏注云幣以從爵者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彼食禮

幣不填也互詳牧人疏注云幣以從爵者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彼食禮

無獻酬故幣不從爵凡祭祀之禮有獻尸則有從爵之幣也賈疏云知幣是從祭非禮神者若足

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

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

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合民三十而發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洩

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顯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屬奢則吝吝故以和

樂防之樂所以蕩滌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產性舒緩德性急悍

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察見於外故謂之陽德德陰德不失



之物謂九穀之屬人者陰氣在土者陰氣虛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  
陰陽平情性和疏民物也大宗伯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僣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惰而教之  
和故以禮樂教此以禮樂成德事略同凡云防之者首以防其德之過使有所止也注鄭  
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自虎通義情性  
所原六氣以生也故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  
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案先鄭意此陰德與大司徒禮義同然亦兼取陽性陰情為義故  
釋為男女之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雖有陰陽之殊而情  
發於性有生所同故云天性生而自然者即釋經天產之義後鄭亦謂產為生而義異云過時則  
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者過時謂男女年過三十二而不嫁娶先時謂未及年而嫁娶也血氣  
未定論語季氏篇文云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嫁媒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  
釋文作失云本亦作佚二十而娶二十而嫁媒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  
天云陰直也氣在內與陸也先鄭意六情雖皆屬陰然男女之情尤隱而在內而不宜露故經謂  
之陰德也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之屬分取地之所生之物以宜露故經謂  
宜露於外故以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之屬分取地之所生之物以宜露故經謂  
之失不願者則吝當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滋養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云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者此  
記樂書云故博探風俗協比聲律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  
先鄭附著別說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性者生也與產義同故先鄭又以地產為土地之性各異者此  
各異也今以經攷之天產地產之說當以後鄭為正先鄭諸說並失之云若齊性舒緩急得  
者此並土地生人之異性也史記貨殖傳云齊其俗寬緩西楚其俗剛輕易魯恣澆書地理志云

齊詩曰子之樂遺我嘯之聞又曰於我於著乎而亦其舒緩之體也論衡率性篇云齊舒緩樂  
促急云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者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  
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云此皆樂  
見於外故謂之陽德者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先鄭謂分地利以致富及或說土地  
異性之類二者皆見於外者故經謂之陽德對陰德為體而不露者也云陽德陰德不失其正  
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者明以禮樂正陰陽之德而民物各得其所也云故曰以諸萬民以致百  
物者賈疏云取下文釋此也云立謂天產者動物謂六性之屬者此動物據人所食者而言六性  
詳勝夫疏大戴禮記會子天圓篇云天之所生上首阮元云天動物人動物者屬天其首恒在上  
地上空虛無上之處皆天故凡動物皆天所生云地產者植物為九穀之屬者此植物亦據人所  
食者而言九穀詳大宰疏會子天圓篇云地之所生下首阮元云地靜故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恒  
在下艸木甲冑而生以根為首枝為末也論語案後鄭說天產地產之義深得經指呂氏春秋上  
農篇云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皆習其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  
地產也高注云地產嘉穀也義與此同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  
動者此言食陽以劑陰也邪特性注云性陽也賈疏云以其陰主消內是虛純以則劣動物作之使  
傷性則香秦僧灌故劑中禮以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賈疏云過謂氣太過則傷性  
遍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此言食陰以劑  
陽也邪特性注云庶物陰也賈疏云案禮記玉藻云頰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  
躁者陽氣主動不柔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此言食陰以劑陽也  
東臨在碑西臨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靜相對故動為陽植  
為陰故以陽德為對故陰德為陰也其陰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  
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解之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賈疏云謂太靜為傷性  
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詒讓案後鄭釋天產地產之義是也而釋陰德陽德則未允竊謂此經



之義當以大同徒十二故章也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賤女不怨此陰陽即謂昏禮也  
 陰陽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賤女不怨此陰陽即謂昏禮也  
 德亦即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賤女不怨此陰陽即謂昏禮也  
 陰德謂主陰事陰舍也與此義亦略同作之云者謂順其性情而宜道之以天產作陰德者謂同  
 宰之禮有牲牢而用食禮也以地產作陽德者謂鄉射飲酒亦有牲牢而以獻酬為大經各舉其重者而  
 昏禮同宰雖有三鶩而無獻酬則牲牢為主鄉射飲酒亦有牲牢而以獻酬為大經各舉其重者而  
 言之也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若鄉射飲酒則有樂故經於陰德云以中禮防之所  
 以禁其淫泆於陽德云以和樂幽陰之義也若鄉射飲酒則有樂故經於陰德云以中禮防之所  
 指宋以後釋此經者惟王安石王昭禹謂陰德所以行陰禮陽德所以行陽禮其說較長而謂天  
 產養精地產養形則仍未究其本此外異論紛互舉皆虛陰陽之理失之彌遠今悉無取焉云  
 如是然後陰陽中情性而能育其類者賈疏云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以禮樂人曰大地  
 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性情和也能育其類者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之化百物之產以專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禮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疏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此亦通論禮樂之用也天地之化謂金玉錫石之等本無生理  
 皆由純氣微質凝散變化而成形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即其義也百物之產則  
 謂大司徒五地動植諸物種類甚多自有生理者聖人制作禮樂合聚萬物為牲牢黍稷酒醴器  
 服之等以待祭祀賓客之事而用之也賈疏謂以禮樂並行萬物感化則能生非類又能生其種  
 非經義也云以致百物者即地產之物鬼神所致者與百物之產異一注云禮樂虛樂損益者  
 賈疏云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  
 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  
 者乃得其和者賈疏云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  
 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案鄭賈說並非也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即上文之天產地產不得與下三者並列為四注說甚誤又審鄭疑說以百物之產與以致百  
 物為一賈亦未得其指云能生非類曰化者此亦謂以化與產相對為文謂物生而變其本類者  
 也說文七部云匕變也化教行也經典通借化為匕楚辭離騷王注云化變也荀子正名篇云狀  
 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楊注云化者改易形之名淮南子齊俗訓云夫蝦蟇為蛤水蠶為  
 蠶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即鄭所本也云生其  
 種曰產者說文生部云產生也此兼動物植物言之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

**卜曰商既滌濯滌玉甕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於祭事請有事  
 戒也滌濯既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滌之祭又奉之鑊享牲器也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  
 以為祝辭治猶備習也豫簡習大祀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舊滌作立鄭司農讀為  
 滌也疏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商既滌濯並與大宰為官聯帥執事而卜曰商大祭祀大示伯滌下  
 大卜注云大事宗伯滌下是也御覽禮部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廟而不下也孔廣  
 曰滌滌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執事而卜曰商大祭祀大示伯滌下  
 森云鄭說滌者謂滌滌下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為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  
 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蓋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舉祀求卜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為誤是從古周禮說  
 矣王經爾雅云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禘曰日用丁亥此即公羊禘給不卜之說所本謂禘  
 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何亥焉可也豈與公羊  
 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下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為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筮人先筮  
 而後卜云當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之凶則止不卜是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  
 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筮當卜日也  
 案孔王說是也云省牲鑊者釋文云省本又作省後省牲鑊者同案省正字皆假借字此省牲即  
 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省鑊則在祭日之晨故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祭之日省鑊二事分別甚



明此文偶省并耳賈疏謂省視說兼牲之饗是謂大宗伯直省饗不省牲非也此下凡十  
八也治其大饗九也詔相王之大宗伯疏以省牲別為一事則不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  
者賈疏云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  
主祭禮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詔讀案大宰帥執事下止云卜日故為宗伯大卜之屬此帥  
執事下祭宿既祭宿等故廣咳語有事於祭者也云宿申戒也者公食大夫記注義同謂申戒百  
官也江永云宿既祭宿字為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大史及宿之日即此宿字案江說是也凡王  
禮大祭祀祭前十日則祭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祭宿是也祭前三日  
則宿故大史云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說書而協事是戒宿不同日宿在戒之後故云申戒不  
飲酒記注云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宿戒又士冠禮注云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  
宿案士冠宿賁少半饋食禮尸及官者先戒後宿申戒即再戒之義禮記宿或前十日戒三  
日宿或前三日戒一日宿要其不同日也大祭祀卜日之後既祭宿之前大宰有戒而無宿此  
謂祭前一宿既所祭祭器蓋用肆注宿先卜祭之夕義然非經義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  
云宿讀為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即指此經及肆師世婦大史諸字而言宿戒散  
大宰疏少半饋食禮云宗人命將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灑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  
備具即此既祭宿彼大夫之禮亦人視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夫人視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五帝享先王普及執事既祭宿若然或大宰天子則大宗伯視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注云玉潔玉教盛潔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即非玉教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嬭所贊贊后設

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簡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  
崑崙故不同又云天地有禮神之玉無禮神宗朝無禮神之玉而皆變魯區宗廟雖無禮神玉仍  
有主神璋瓊亦是于故曲禮注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論語案者盛黃琮等非正祭禮  
神之玉詳前所經玉器用陶物若以玉器為圭璋引之云鄭以玉為圭璋三句總承祭禮而言  
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物若以玉器為圭璋引之云鄭以玉為圭璋三句總承祭禮而言  
與大宰大元無涉故以玉為禮天地之玉與鬯別釋也然鬯與齋皆始灑之祭又率之何以鬯  
但言灑齋但言奉鬯至於玉而已言灑又言奉乎今案灑玉鬯三句專謂灑大鬼也玉鬯圭璋也  
尺二寸有稜所以灑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為圭璋之明證典瑞所謂圭璋以肆先王也玉鬯  
與九鬯司其皆為玉教可知九鬯之贊玉鬯為圭璋之明證典瑞所謂圭璋以肆先王也玉鬯  
並列而此獨言奉者上文卜日宿既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既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朝言之也而其下宿云及果築醴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祀凡大祀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  
祝隨登牲進尸令鐘鼓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祝總大祀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  
令鐘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案王說是也方也特戒康莊有可  
說同但玉鬯當為玉鬯非玉鬯也詳九嬭疏玉鬯即鬯人之祀玉鬯亦當讀為齋詳甸師及  
小宗伯疏云始灑之祭又奉之者賈疏云鄭據上文所灑者齋謂社稷天地常歲以瓦甒但齋與上  
玉鬯云祭又奉之又云奉玉鬯者此玉鬯是上文所灑者齋謂社稷天地常歲以瓦甒但齋與上  
之玉鬯事有先後為異其說非也賈謂齋為瓦甒亦非方苞云於玉鬯曰奉於玉鬯曰灑者小宰  
贊禋宗伯惟灑玉鬯而已云鑊享牲器也者享人注云鑊所以黃肉及魚膳之器小宗伯注云省  
鑊視享腥孰案省鑊者省賦三牲及魚膳之鑊於雍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者謂大祝六號中







雅廣言云行也故書禮作果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果讀為祿者祿果聲類同大行人王禮再  
祿而醉注亦云故書禮作果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果讀為祿者祿果聲類同大行人王禮再  
言禮與禮之即大行人所云禮與此禮皆用禮也云君無兩臣之禮者即燕義云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賈疏云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大夫為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容道大  
宗伯代禋是天子君亦酌臣也諸諸案天子燕以勝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容道大  
拜送則王也者申釋禮謂為之義不攝送也兩謂實禮於主環瑣瑣獻謂授之於  
賓二者皆攝為之大行人注說上公西門之禮云使宗伯攝兩手環而禋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瑣  
禮上拜送此王待大賓容禮也禮與彼略同但彼禮節而禋聘聘享訖於禮賓公於昨  
鄉飲酒燕禮大宗伯禋王酌獻並不和與彼異耳賈疏云以言代而為禋即是直禋不拜案  
王不親為主者 朝觀會同則為上相大車亦如之干哭諸侯亦如之 賈曰攝入詔禮出接  
與後鄭義同 相親者五人卿為上攝大與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堯 疏注云相親王禮也者大行人詔  
於國為位而哭之攝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材衣 疏注云相親王禮也者大行人詔  
告之也是謂與相親同云出攝實曰攝入詔禮曰相者釋文據作實云本或作實案說文人部攝  
為備之或體依鄭義攝相字當作攝禮字當作攝實者其借字也此下經及小宗伯肆師並作  
儀同小行人司儀並作攝象所實大行人則作攝又作實諸職借互疑皆傳寫亂之攝相司儀注  
攝相拜注云相謂主人及賓相拜之辭是攝相異名而聘禮記云攝者立丁闕外以相拜又禮  
弓云子游攝由左注云攝相相禮者之辭是攝相異名而聘禮記云攝者立丁闕外以相拜又禮  
攝也又案攝在賓謂之介故士冠禮注云在主人曰攝在客曰介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攝者  
鄭注云天子見公攝者五人見侯伯攝者四人見子男攝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攝案彼注即家

此經周書王會篇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云公之禮攝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依大  
大宗伯疑文有闕說賈疏云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攝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依大  
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攝若大朝親則肆師為承攝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攝案觀禮  
舊夫為末攝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  
人卿為上攝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攝而言也云大妻王后及世子也小妻夫人以下與此注義同賈疏云以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亦云大妻王后及世子也小妻夫人以下與此注義同賈疏云以  
與王后及世子與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攝也云哭諸侯者謂葬於國為位而哭之  
者同姓則為位於廟異姓則為位於外也左襄十二年傳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  
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廟廟王哭諸侯禮當與彼同賈疏云謂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  
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攝與王為攝耳若末朝奠於王國則王為之攝庶不應直引之而已引禮  
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攝弁經材衣者釋文材作純禮弓釋文亦云紼本又作純引之者禮天子  
哭諸侯之事鄭彼注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極不用服麻不加於采  
此言經衍字也時人問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用諸侯弁經衰也案魯弁經紼衣即司服職  
弁經服鄭禮弓注以經 王命諸侯則債 債遺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禮者遺當命  
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請 疏則王命諸侯則債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禮首登  
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疏則王命諸侯則債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禮首登  
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范注云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債之是來受命  
注云債進之也者別於出接賓者也說文人部云債進也重文債債或从手依鄭義此字亦當作  
債與債相字同詳司儀疏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至桓公命債者延而上注云債謂贊引賓客者  
也此王命諸侯大宗伯債亦謂贊引令進前受策命故云進之也司士云掌攝士者又小司寇職  
至也知假祖廟者祭義云贊禮慶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







就天神無山川淮南子人開訓郊望諸許注云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此亦謂望祀有日月星辰與馬鄭略同而謂廣及眾山川則異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何注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何氏所說尤廣案四望不得有日月星辰亦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說皆非也惟四望為大山山川之祭川以海為大不宜遺之先鄭謂四望有海則足補後鄭義詩周頌敘云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即巡守望祀之禮也金鵠云學記言三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云文謂四望五嶽四瀆四瀆者小宗伯注同殷梁僖三十一一年傳范注引鄭君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賈疏云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案大司馬有四鎮五嶽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增道祭之故云四望也又小宗伯四類四望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傳三十一一年夏四月禮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辰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地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子弗祭大夫祈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遠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巨陵之等山川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巨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禮三公四禮諸侯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禮三公四禮諸侯侯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不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何望祭也然則易祭祭太山河海此公羊說以河海俗為三望也左傳僖二十一年正義賈逵服虔以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漢案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野及山川二者為三望也分野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詩魯頌宮正義引康成以異義謂魯高賈海俗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為河其義審矣知其餘諸祀祀竟

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事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華繁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遠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為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野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案陳說是也四望者分野星祭之名通言之凡山川之祭皆曰望於山川之中舉其尤大者別祭之則有四望天子統治宇內則四望之祭亦外極四表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尸子云天子祭四望諸侯祭山川四極即四望也後鄭釋四望略本公羊三望義其說甚允惟不及海蓋文偶不具耳前疏謂五經異義及左傳疏引賈服說並以魯三望為分野星及山川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說亦同春秋釋例亦云天子郊祀因望祭四方眾神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內山川分野之星是謂之望依諸說則天子四望亦當有星辰蓋與漢書王莽說大同小異今攷左傳三十一一年傳云望郊之細也宜三年傳又云望郊之屬也此並謂望禮經於郊耳非謂望祭及天禮也莽說殊不足據賈許服杜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 黎所食者 疏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者謂封諸侯也說文土部云封者

諸侯之土也詩周頌敘云夔大封於廟也鄭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者與此義同大祝云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即此大封告后土之事賈疏云大封謂若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封是上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詒讓案此與上經軍禮大封為正邦國都鄙之封雖事異而實相因詩周頌時邁孔疏謂此大封即封神之禮通典青禮引袁準正論說封神亦舉此經說蓋即孔氏所本其說不經不可從一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即上五祀之上神兆於南郊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云土為羣物主故解后也賈疏云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宮東方未宮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被為后土神與此同也若句芒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義社是五土之神非后土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禮文注



多言社后土因寓此云后土社故鄭若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夫封先告后土云后  
士土神不言后土社也詩小雅甫田孔疏云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故問后土祭誰  
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非也後引曰國亡大縣  
同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若趙商曰當言后土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若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  
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何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  
引鄭志文尤詳備蓋趙商田與並誤以此注土神為即指社故疑而發問通校釋經注義后土蓋  
有三一為大地之后土即左傳履后土是也一為五祀之上神即此經告后土是也一為社則因  
后土社遂通稱社亦曰后土鄭二禮注謂后土即社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亦云后土在野則  
為社是也據周書作社篇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授之則謂告大社亦未嘗不可通但此經通例  
凡言社者皆不云后土故鄭釋此而后土為土神禮弓國亡縣邑君哭於后土之文據侯國而言曲  
禮諸侯方祀容有不祭后土者故鄭別以社釋之說自不誤公羊傳二十一年傳云諸侯祭土何  
注云土謂社也亦與鄭同但經后土本為五行之元而鄭所謂土神者則以人神之黎當之固非  
以黎兼食火土其說尤未強要謂左氏所云后土與此社后土同亦非凡五祀非人神詳前疏因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疏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  
之大祝所謂祀命是也注云頒讀為班者大宰既頒之式先鄭注云頒讀為班布之班此讀與  
彼同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謂建邦國及建都家鄉邑時大宗伯則以祀典頒之舉子明鬼下  
論云昔者武王之攻般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日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分祭與班祀義同  
彼武王初定天下於前代故國則有分祭之命其後新建邦國亦隨時各以當祀者班之左傳三

十一年傳云成王周公之命祀是也都家則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注云祭祀其  
先君社禮五祀又都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神王子弟則立其祖  
王之廟家宗人注亦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者是也賈疏云但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  
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夫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  
伯七子男五等大夫所食采地者王子弟公卿采地為都大夫采地為家邑詳後師及魯官都宗人家  
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者王子弟公卿采地為都大夫采地為家邑詳後師及魯官都宗人家  
宗人疏賈疏云都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  
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  
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  
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邑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戡師職公大都鄉小都大夫家邑也易  
疏謂鄉邑即六鄉六遂李光坡云鄉邑鄉遂公邑鄉邑之中亦有祀如社稷之類先邦國次都  
家次鄉邑自外至內之序也案馬季說是也李鍾倫方苞沈彤說同鄉遂公邑各有所當  
祀之禮大宗伯則頒其禮與治鄉邑之吏使奉其祀也鄭以鄉邑為都家之鄉邑未安















制其名光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靈威仰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  
 制其名光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靈威仰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  
 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六者指  
 謂之天為體解故說文云天類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蒼龍如帝  
 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於同服大裘又小宗  
 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何於同服大裘又小宗  
 祭徵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  
 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不即云宗祀王文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  
 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大微宮炎帝黃帝五人帝  
 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五帝私定非孔子正旨祭法孔疏又引王肅鄭云天唯一  
 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帝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  
 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位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  
 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郊特牲疏又引張融云周丘是祭皇天孟春祈  
 穀於上帝及龍見而禱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孫星衍云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為五人帝則  
 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微可服夏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且五帝之說不始於鄭史記載秦  
 惠公祠上帝宜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  
 則五色之帝自周以來何有名矣古巫咸廿石三家天文之書多以人事定星位廿氏中官有天皇  
 大帝一星在鈞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  
 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圖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官丘帝坐象明堂而廿石申晉周人其所  
 折又三代古書雖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為五天帝乎金鶴云五帝為五行之  
 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月令云上帝大微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暉冬帝頤頤此五  
 天帝之名也伏義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為號若月令所言則

天帝也鄭註月令以五帝為人帝其亦誤矣則官注引春秋緯太極篇謂黃帝赤帝青帝亦  
 怒黃帝合極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沖光紀以此為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案五方天  
 帝之祭自秦襄公以來處有明文則其說蓋古非創也記定月令孔疏引賈馬謂迎氣即  
 大暉句芒等王肅本其說遂謂五帝即五人帝無所謂五天帝與古不合必不足據孔疏兩家  
 之是也但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致之西漢以前山有五帝帝之稱王莽定祭祀五帝  
 止稱五靈唯五帝孔疏引五經異義漢書郊祀志致之西漢以前山有五帝帝之稱王莽定祭祀五帝  
 引五經通義始有靈威仰等之號並與鄭說同蓋皆本天官書為說實非古制金氏謂凡祀五  
 帝即祭月令大暉與帝黃帝少暉頤頤五天帝而以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為配其說  
 致遠地辭九章惜謂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云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  
 為少昊北方為颯嗚中央為黃帝則漢人已行以大皞等為五方帝之名者足與金說互證詳與  
 瑞鏡云黃帝亦於南郊者鄭以四時各於一方之郊北郊黃帝四時無當方之郊故特釋之謂亦在  
 南郊凡迎氣祭五帝依月令四帝皆在四立之日惟黃帝無文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則云土王  
 之日迎中氣於中室以意推之或當在季夏之月辛與又案凡五帝兆位所在依鄭義並在近郊  
 故月令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於東郊威仰  
 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然則除帝並在當方近  
 郊五十里為兆可知故郊特牲疏謂是天之郊去國首五十里是也御覽禮部引皇對處禮云  
 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於東郊堂距城八里堂距城八里堂距城八里堂距城八里堂距城  
 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九里堂距城  
 等六堂流引尚書大傳同案疏說所謂四郊之堂者當即壇兆然距城里數各依四時五行之數  
 為之則又與王居明堂禮不同疏說謂四郊之堂者當即壇兆然距城里數各依四時五行之數  
 吳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暉九里北郊水帝頤頤六里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  
 率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此蓋賈君周禮注佚文正本遺說鄭所不從若又引鄭注亦云東  
 郊法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西郊去都城九里北郊去都城六







己謂說祭日壇在國東四十六里方位亦與鄭同說禮別云禮曰于南門外此會同告禮之事非  
常祭之兆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日之位非也云禮曰于南門外此會同告禮之事非  
在西郊而各為營域也祭義云月生於西又云祭月於西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兆日於東郊兆  
月於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於西郊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賈疏云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  
其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金鵬云祭義云祭  
月於坎以月為陰象恆有虧缺故為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  
當即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為秋分之祭以坎為大蜡時之祭非也案金說是也親禮云禮月與四  
禮於北門之外彼會同告祭之禮亦非常祭之兆御覽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月之位非也管子  
經重己篇說祭月壇在國西百三十八里方位與禮合而謂壇在遠郊百里之外則在甸地矣於  
北則誤以北周制為周制尤云祭義云兆於東門外會郊所不從通典吉禮又謂周祭風師於國城東  
伯於東郊御覽引通義亦云祭義云兆於東門外會郊所不從通典吉禮又謂周祭風師於國城東  
又是陽故在南郊也訂義引崔靈恩云兆於國城西北亦誤據北周制也云兆於兩師於北郊者漢郊  
于南郊案通典吉禮謂周祭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亦誤據北周制也云兆於兩師於北郊者漢郊  
祀志王莽奏兆兩師於北郊鄭說與彼詞訂義引崔靈恩云兆兩師於北郊者水位於北也賈疏  
說同案御覽引五經通義說祭兩師亦於南門外風俗通義祀典說漢制兩師於東北首與鄭  
不合通典吉禮謂周祭兩師於國城西南亦誤據北周制也又鄭釋四類壇兆之方位獨不言星  
辰之兆蓋文不具江永謂星辰之兆與星宿亦以五星及四方之宿分兆四郊正與江同管子輕重  
星與朱鳥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案五星本主五行二十八星分列四官則兆位  
當如江說漢郊祀志王莽奏定星辰郊位亦以五星及四方之宿分兆四郊正與江同管子輕重  
已篇說祭星壇在國東九十二里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順其 所在 各因其方者皆地  
則謂星辰總為一壇疑不足據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所在 各因其方者皆地  
示次於四望者亦兆之於四郊也分方祭之故亦通謂之四方祭法云四方壇祭四方也注云四  
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祭川澤於坎每方各為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

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治案大司  
徒五地十等此不見林澤者大宗伯云以類沈祭山川澤原言山以曠林言川以墳澤言丘  
墳衍祭蓋亦用類與山林澤原又不可不見原隰者原隰為殺土與平地同蓋不別祭郊特牲孔疏  
鄭駁異義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士示土示五土之總神謂社也六樂  
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均均均原隰下云委稷或成  
原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案鄭以稷為即原隰之神則謂原隰不別祭明矣今  
攷大社國社當為五土之總神王社侯社置社則為平地原隰之神平地廣大無限固不必別  
兆而祭之也至稷為穀神鄭謂原隰神則未堪詳大宗伯疏 注云順其所在者若在東之山  
川丘陵墳衍則兆之於 掌五禮之終令與其用等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 疏注云用等  
東方是也餘方放此 掌五禮之終令與其用等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 疏注云用等  
之差者司動注云等治差也賈疏云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夫已上大夫已上大夫已上大夫已上  
之等其器謂若少半四效特牲二效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  
其餘尊特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辨廟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 廟  
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依大宗伯文 辨廟祧之昭穆 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廟  
祧之昭穆者昭葉鈔釋文作昭案即昭字與昭類同小史釋文亦有此字詳彼疏廟祧謂五  
廟二祧通為七廟辨昭穆者別其昭穆而書之四時以象享祀其疏給般祭則兼辨遷廟主之昭  
穆亦以象合食也國語魯語云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之親疏也故工史書  
世宗祝書昭穆哀注云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案此雖據王七廟而言其諸侯公  
卿大夫士之廟二穆與太祖之廟而書之賈疏云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諸侯之廟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土二  
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疏遷主所藏之廟者敘官守祧  
云廟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 注云就遷主所藏之廟者敘官守祧  
注云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是也鄭意周二祧即文武廟不毀其文武以後毀主  
悉以昭穆藏於其中今致周文武廟則為世室不為二祧二祧亦非遷主所藏詳敘官及守祧疏



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漢書章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  
下五廟而迭數父為昭子為穆者漢書章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  
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北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  
而北向以次東陳在西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穆者暗也穆敬也  
子宜敬於父也賈疏云周以后穆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毀已後為新不當父為昭物子  
為穆從此以穆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詒讓案昭穆者所以辨廟統之  
序次不以此為尊卑凡廟及神位並昭在左穆在右故家人掌公墓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  
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廟位與墓位同也宋史禮志何均直疏云古者葬附以其班給以其班  
管蔡即霍魯衛毛附附葬曹魯鄭文之昭也晉應麟武之穆也宮之奇謂未伯虞仲為  
太王之昭號仲號以昭為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其  
為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案何說義據明昭穆為昭  
穆之定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五等與妻服五服異賈疏云謂者與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者  
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階下通常各依命命為法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者據與命為釋也賈疏云案尚書五服五章才都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率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  
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雉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  
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要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  
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賈疏人為五也案賈引鄭孝經注謂節不究文復有外誤今據  
此堂書鈔衣冠部所引補正注中云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章斬大小  
功麻是也案注說吉服五即本節書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  
注惟凶服五別為義亦通莊有可說同

**政令**

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以治宗法也大戴禮記禮三本備云大夫士有常宗是自立至族至異姓命士皆立宗則皆別其族  
屬其庶族齊民族無常宗蓋非此官所掌也賈疏云此三族謂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族  
則兼九族矣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則親經服者則疏也注云  
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者鄭士昏禮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彼注據子言之故  
云已與子此注據父言之故云子孫二注義同也此三者皆人親屬上下之正名凡上治治下乃  
治道以此統之廣推之則為九族左傳桓六年孔疏引五經具義云今禮載尚書歐陽說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父族四子孫之內為一族父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父母為一族母女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母為一族妻之父母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  
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總麻三月以上思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者從高  
祖至於同姓鄭駁云玄之問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  
然併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  
當與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要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  
昭然察矣據駁異義此文則鄭依古尚書說以九族為自高祖至玄孫則三族為父子孫矣又白  
虎通義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  
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為一族也父者何  
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  
母之父母為一族也母之昆弟為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為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  
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為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  
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此以三族為即九族以其父族母族妻族故曰三族漢書高帝紀















近是王命士以上員數以萬計而謂王者特假廟以命之亦不勝其煩矣竊意王命三公孤卿或當特假廟其中大夫以下宜如諸侯禮因祭施命其小宗伯攝之則同注云賜猶命也者對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儀命此言賜其義略同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亦云三賜三命也賈疏云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規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與儀服詞時也云儀之如命諸侯之儀者命諸侯儀見大宗伯注亦內更策命之賈疏云諸侯受命故大宗伯頒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頒之儀法雖司禮數則異也詒讓案鄭意天子賜卿大夫士爵亦皆特假祖廟也詳大宗伯疏引春秋經傳者公羊傳文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傅亦同何注云賜上與下之辭加服增加其衣服令何異於諸侯引之者證

**小宗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齊** 謂所備賜錫文同及賜猶命之義

**疏** 小宗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者賈疏云謂王至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文云齊本又作齊案說文無齊字後漢書祭義傳季注云齊持也與齊通今我黃即齊之俗經文不齊何此字陸校別本不足據周書王會篇云堂下之東而朝叔為天子齊幣為孔注云齊錄諸侯之幣也此賓客受將幣之齊即齊幣之事服不氏云賓客之事則抗皮授人云凡賓客受其幣馬蓋皆此官禮而受之也注云謂所齊來百獻之財物者說文貝部云齊持也齊來酒言持來郭此義與許合規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應實惟國所有郭注云此地物非一國所產有禮所分爲三享皆以璧幣致之即此賈獻之財物也賈疏云此謂諸侯來朝設禮畢每國於廟賈獻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其幣既誌其禮實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社遷社也祝參以從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社主曰軍社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疏**若大師者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云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石氏之奉謂將行**疏**者與大司馬為官職也孔疏云備服節說出師之禮云以齊車載遷廟之

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凡行主皆每會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已克敵入設奠以反主反社主如初迎之禮此即奉社主遷主之事儀孔說子說則在軍立社主與行主蓋亦如國中左祖右社之制社則為壇位於軍舍之右祖則為門外左右設主位孔說謂在中門外門內皆沿漢儒說之誤彼書為王肅私定故與古制不合也此云立軍社猶大祝云設軍社謂會而封土立壇位奉主車則兼社祖二主言之禮軍行時也大司馬奉主車注兼廟社為釋詳師凡師不攻則助奉主車攻則亦謂主中有二則此經主車亦兼二主明矣凡軍行社與祖主各一車賈疏謂皆以齊車是也而謂奉主車專指遷主則其肆師疏自相抵牾非經注義也注云有司大祝也者賈疏云見大祝職云大祝設軍社故也詒讓案大司馬注云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也者賈疏云見大祝職云大祝設軍社故也以其為專主神事之官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社謂大社有事即大祝云宜乎社造乎祖是也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大雅縣孔疏引孫炎云大事兵也何事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宜乎社造乎祖受命於祖是出軍之先必先有告祭之事於社及祖也依王制之文則祖廟並告聘禮使者行時得幣于廟注亦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祭廟大夫告祖而已是王制太祖以下至四親廟皆當日事可知此唯云遷廟者據以其主行者言之若餘廟則直造告而已不以主行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人注云軍社社主在軍者以其大社在國有壇位今獻以從軍則謂之軍社依毛詩大雅皇矣傳及可馬法宜社皆於家社則軍社亦即大社之主晉書禮志禁虞奏則云周禮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則與毛詩及司馬法不合不可從云遷主曰祖者明主車有廟主亦兼為下引尚書發義七廟自謂廟以外並得稱祖故出軍後遷主亦稱祖也又謂之宗肆師云凡師旬用牲于社宗是也禮宗義亦同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在軍則守於公廟注云公廟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禮在外親也彼公廟亦遷主非通廟主也引春



秋傳曰軍行禮祀慶鼓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衛祀花酒社注云師出先有事祝禱於社謂之  
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鼓為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衛祀花酒社注云師出先有事祝禱於社謂之  
引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於子來車言必有尊也者謂彼注云齊車金路彼上交云會  
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答以此語明大師禮與巡守同故引以為證也又彼遷  
廟主鄭君無注疏引皇氏云謂較新遷廟之主案凡禮經所謂遷廟者並主二說首即君之高  
祖之父及祖之廟是也故會子問下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蓋言天子七廟其大祖及四親廟皆不可虛主惟二祧為遷廟則可虛主故出則奉以行也若鄭  
說周制則以二祧為文武廟而謂天子之高祖之父及祖並以次迭要而肅其主於文武廟則其  
所謂遷廟主者謂遷廟所祭之主而非當廟之主非經義也管子問又得天子諸笑謂行無遷  
主廟則主命之說蓋謂諸侯不祀天子以始封君為大祖自始封以下五世皆無遷主則別有主  
命之法記廣論變禮故樂及天子耳其實三代之玉成無是事也引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毀  
于社者甘誓文書序云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是亦大師有軍社遷主之證故引之也今  
書不用命不作弗大司寇注引同史記更本紀通書文亦作不蓋謂所據本異實於祖毀於社詳  
大司寇疏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賈疏云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後漢施於神祠要有  
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上為置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也案賈引許說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有此文唐鄭禮疏引崔靈恩云社主以石取堅實之義  
案此石主謂神主與大司徒樹木為田主異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  
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呂氏春秋黃直篇亦云拔石社則似以田主與社主為一殆不足據云奉  
謂將行者前注云將猶奉也國語晉語注云奉行也是奉兼二義主車在道小宗伯奉之以行  
以戰事危宜致謹也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與此  
初出軍而言則奉主車宜為將行禮非一端各有常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

**四望**

小宗伯與其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 疏 若軍將有事則  
與祭有司將事

于四望者王引之云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雖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  
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祭與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貨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謂長曰若歲時節器與有司數之謂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有司  
師之與祭有司將事者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謂與祭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先  
後鄭不察經文之誤遂讀與為預而或以與祭為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為祭表祭軍  
社或以有事為合戰皆失之矣案王說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四望之神去職處遠者  
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 注云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者謂  
敵軍既近將有事戰後鄭以有事為有戰事今審校經義實當為祭事春秋宣八年經有事于大  
廟左傳注云有事祭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者此讀與  
祭句絕言軍有祭祀則小宗伯與其祭以別於四望則有司將事小宗伯不與也表禡表禡詳  
肆師句祝職賈疏云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  
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于小宗伯何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舍為一事解之也  
云亦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也此後鄭讀與如字又以與祭有司連讀讀之不從先鄭釋也祭  
有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玉引之云祭禡云掌受命于玉以既祭記而  
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即此所謂祭有司也直曰有司而曰祭有  
司者以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大司馬之屬亦有司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  
有司明別有與帥之者司馬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之屬饁也田有司大司馬  
典軍事故疑其與與軍祭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之屬饁也田有司大司馬  
方之神於郊郊有祭神之兆強禽謂以子羣臣詩傳曰禽離 疏 若大甸者即大宗伯軍禮之大  
多採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 疏 田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  
者賈疏云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說以禽獸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  
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飲神非正祭而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賈疏云因事曰遂以在郊







疏 及執事也大夫小斂者公羊定元年何注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

二日小斂案天子小斂之日班何不同致天子七日而禮王制有明文大斂與類同日則小斂必

與斂數也死斂往謂斂以死日斂也此士禮斂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斂日斂王制曰斂

引鄭箋云死斂亦云人君斂數來日然則天子小斂斂死日斂第六日大斂斂死日斂第八日斂

注云執事大斂之屬者賈疏云案大斂職云大喪贊斂明大斂執事小宗伯之說案云之

是斂士之要晉為侍士是斂注云晉書為說此官與被斂官職也云洩離也者州長注同云親斂者

以斂人為大僕彼二官蓋亦在執事之列此官與被斂官職也云洩離也者州長注同云親斂者

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其官之為斂也引喪大記者賈疏云以其諸處更不見

故尊卑同至於喪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稱斂也案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斂天子大夫士約與

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事同故錄與廟數及斂斂亦無嫌也案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斂天子大夫士約與

文云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著君大夫士之異故鄭說之曰君大夫士一也此補成其義非喪大記原

則凡王之親者皆就哭故助斂必以異族也賈疏云此與族擯姓而言之縣衰冠之式于

路門之外齊同疏 昭二十三 年 魯 有 冠 門 之 外 者 與 大 僕 為 官 也 說 文 工 部 云 式 法 也 左

式於彼以示百官賈疏云大漢云縣衰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垂紼廣教長短之數

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注云制色宜者同者司服云凡喪為天王斬衰衰冠之制具喪服經

中氣有也但冠不據色是以要服傳云冠六升斂而勿灰明不色如首也江永云今時之要冠

與古吉冠略相似以梁得名冠之廣無正文要冠廣二寸見要服傳云武則吉冠當亦如之非

若後世之帽蓋要冠而之也冠之異於要冠者吉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布也而

冠之武以細也吉冠之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異要冠外畢前後兩頭

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與武冠同材也喪冠三

皆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以上吉冠亦三辟後向左縫周始

為橫縫辟無斂冠形皆備當其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及執事既葬器遂哭之者賈疏云此文承衰冠之下

皆於殯門外至不親哭有官代之疏 下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記檀弓云既殯而布

皆與明器謂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也死也注云執事蓋梓匠之屬者明與上

文洩大小斂之執事異也梓匠者木工之長梓人記有梓師鄭師職有匠師此官與彼為官職也

兼有它工官故言之闕以核之云至將葬明器之材又獻素斂成皆於殯門外者賈疏云亦約

檀弓云既殯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而北上主人屬視之

如哭傳獻素斂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案鄭檀弓布材注云材尊材

也士要禮獻材注云材明器之材則二材不同然據士喪禮主人先有哭練之事此小宗伯代王

節哀也賈疏云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代之者王故有代哭也

葬兆甫窆亦如之 兆墓域甫始也鄭大夫謂葬者為穿杜子春讀葬為 疏 王制云天

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荀子禮論棺及左隱元年傳並略同唯左傳

云士踰月葬為異王制孔疏引何林公羊者有以為士踰三月而葬左氏為短鄭疏之云禮人君



之喪殯葬數月來日士積骨骸往月往日燻相下之差故大夫士俱三月其不同士  
三月乃大夫之論月也孔又云鄭爲膏首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月來日若春秋  
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  
二月葬休曰書順也足皆數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葬數月來日葬數月來日據春秋爲說  
鄭爲膏首說則王七月葬爲不數月若數月則八月矣然與春秋經不合禮記明文未知  
孰是下兆者下王墓之兆域也凡天子至中大夫並下兆下大夫士則墓守詳天下禮云前  
始於化域穿地就其所而卜也既夕禮云窆室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地掘中而其事用卜  
封而筮彼掘地出旛即此市者明甫窆與窆同時窆室即就其所穿之裏而行事王禮用卜  
亦然故經以二事連言也云亦如之者既夕禮窆室主人往兆南北面免經筮主人經哭此天子  
卜兆亦卜宗伯代王哭其禮約與士窆室同費疏云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  
也養本爾雅釋詁文說文土部云壘墓地廣釋云宅亦如之注云兆墓壘也兆者土喪禮注云兆  
域凡墓外皆四圍周而爲界畔與祭壇壝同故亦通謂之兆也詳前疏賈疏云孝經云卜  
其宅兆注兆以爲兆兆解之此兆爲壘壘者被此義得兩合相愛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  
案孝經注乃後人假託爲之故與此注義違賈疏謂兩合非云甫始也者家人注同老子以  
甫河上公注亦云甫始也賈疏云既禮而始穿地爲壘故云甫始也案賈疏非也依既夕禮  
地就中封而壘下云若不從筮擇如初禮注云更擇地而壘之是始壘時卜筮從否向未可知  
吉後之治壘不得爲甫壘也詳家人疏云鄭大夫賈疏謂甫壘者阮元云甫字涉下誤衍甫壘  
云此經唯有一葬而云皆在下家人甫壘者爲穿也案賈疏亦通惠士奇云漢書王莽掘東平共  
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街上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壘即小爾雅廣名所謂壘謂之壘水  
春注引漢書穿中作壘中則壘讀爲穿信矣說文穴部曰穿通也壘穿地也文異義同云杜子  
春注爲壘者爲當作如此壯不破字而壘其音如壘也說文穴部云壘從穴表聲引周禮大夷  
市寄義與子春同云皆謂葬穿壘也者謂鄭杜讀異而詰義則同士喪禮掘地出旛即穿壘也  
士奇云小爾雅壘謂之壘壘壘謂之封與鄭義合云今南陽名穿地爲壘壘如腐地之施者應

尚本並誤論今依岳本正宋登州本注疏云下施字又作神釋文云腐地之施七歲反舊作神誤  
劉清劣反或倉後反字齊無此字但有神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腐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  
云字林有碎音下碎者牛羊脂蹄者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恐恐未協碎已下皆非  
鄭義驗琳云說文肉部地小與易斷也肉從絕省隔與易破也從肉委聲據注云音調葬穿腐  
也而腐人名地爲腐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絕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碎云今注本或  
有作腐字者知故作地字作腐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碎沈重云今注本或  
所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地之碎正從舊作碎其上一字作地乃衣釋文重改耳古人或以地  
通用不得以字書求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恐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段玉裁云  
此與通人注今河間名豚骨碎如銀碎文法正同子春正用南陽語耳聲如腐地之施其音也  
地七歲反舊作如腐碎之碎碎者牛羊脂沈重謂不當施於此但地字字書所無惟有腐字音千  
劣反與劉昌宗施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作腐爲得也此條音義大旨如此古未入不分七歲  
千劣二反即一音也地施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有腐無地我說文皆有之案成段說是也依釋  
文蓋陸本作碎如腐地之施舊本或作如腐碎之碎則本又或作如腐腐之腐俗本施字錯出地  
云碎兩本之不可通者釋文如沈解以下十九字今本爲舛不可通當從成段正之其 既葬謂  
相喪祭之禮要祭虞禮也禮弓曰葬曰虞弗忍一口雖也是日也以虞疏注云喪祭虞禮也者  
鄭目錄云虞納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棺而反口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禮  
不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城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  
禮莫祭于門外祭人即位於門西東而南上宗人皆有司具入門主人即位於堂東宗人西階前  
人即位於門外祭人即位於門西東而南上宗人皆有司具入門主人即位於堂東宗人西階前  
北而注云當召主人及賓之事又禮尸升云宗人詔屬陰厭云宗人詔降皆詔禮之事謂禮也  
與虞略同賈疏云鄭知喪祭是虞禮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禮而已故以



虞謂解之也引棺弓曰葬日虞弗思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雜記部注云天子至士葬即  
反虞是天子亦以葬歸之日虞也賈疏云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也  
蓋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部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  
之謂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云男  
尸設女尸之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奠祭明日而于祖  
尸設女尸之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奠祭明日而于祖  
卒哭曰成事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  
吉為成故也其虞與卒哭皆不謂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案禮記引五經異義云古  
春秋左氏說既葬反奠天子九虞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改士  
處記云始奠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云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期日士則庚日三  
虞壬日卒哭若然天子禮則丁日葬八虞並用柔日其九虞改用剛日則壬日也故許慎計之云  
十六日孔引異義云九虞用柔日與許鄭所說並不合蓋傳寫之誤此注舉虞禮則其中兼有卒  
哭之祭士禮未說後開日即為卒哭之祭天子卒哭在葬後有月則其九虞之日相去甚遠與士  
禮不同也其禮祭天子至士同在卒哭之明日詳大祝疏賈疏云此要中自相對為要祭卒哭  
即為吉祭以卒去無時哭衰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常為吉祭則卒哭已前皆為  
要祭也若然喪中自無時哭衰殺故為要祭卒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禮并謂祭亦為要祭者此鄭欲  
引禮弓并謂祭採釋故要中之祭禮為要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則祭亦為要祭者此鄭欲  
知也案賈說是也以禮之正論之則喪終以後乃為吉祭故士虞記於禘後云是月也吉祭注云  
是月是禘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殺梁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云喪事未畢而舉  
吉祭故非之也是要中之祭皆不得為吉祭若就喪中之祭分別言之則虞為要祭卒哭後為吉  
祭禮弓有明文此注既據彼為釋而又以禮為要祭者順文便因謂與要祭成葬而祭墓為位  
葬後之吉祭別故兼及之耳喪視掌要祭視號注云要祭虞也不數謂祭成葬而祭墓為位

葬

巳巳封也天子之家蓋不日而舉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  
地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要既有日神度甫喪遂為之尸  
者謂巳封也者小爾雅廣名云墳蓋謂之封巳封既畢則葬之事成故謂之成葬云天子之家蓋  
葬巳封也者小爾雅廣名云墳蓋謂之封巳封既畢則葬之事成故謂之成葬云天子之家蓋  
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土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  
大蓋不一日而舉故設經要祭在成葬之上也云位壇位也者謂封土為壇以設神位及主祭者  
之位也凡經云為位者不在宮廟則為壇位此及下文禘祠等是也在宮廟則唯為几筵坐  
立拜獻之位下文類宗廟及射人云祭侯則為位是也云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者  
故特釋之引家人職者賈疏云證祭墓為位時家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何  
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肆儀為位者句亦讀為田即大宰云田役謂王大臣而後也詳大宰疏禱祠肆儀為位者句亦  
也注云肆儀也者說文肆部云肆習也重文肆文肆經典者從文謂將禱祠肆儀為位者句亦  
若左莊三十二年傳專請于梁氏杜注云肆儀也賈疏云言王有會同軍旅何役之事皆有禱祠  
之法皆須豫習成儀乃為之云故書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  
儀見肆師鄭司農注云謂若今將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  
相諸侯肆儀者就為楊樺太儀載長樂管使行事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  
會殿故肆儀者就為楊樺太儀載長樂管使行事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儀為肆  
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成儀也注授漢況問容肆儀時亦宗伯攝王事云小宗伯主其位者  
禮祠肆儀有禮位亦有與祭執事者之位蓋皆此官為之說文神部云朝會東茅表位曰蒞漢書

疏

凡王之會同軍



叔孫通傳說朝儀云為縣殺野  
外習之難儀為位蓋是矣  
國有禍裁則亦如之  
疏謂有所  
疏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者大

掌客注云謂裁新有兵寇水火也賈疏謂兼有凶荒饑饉亦  
得暇也注云謂有所禱祈者不云祠者文略亦有可知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

位禱祈禮輕類者依  
疏樂注云大地之大裁者即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令去  
其正禮而為之

社稷宗廟者類禮蓋殺於正祭而重於常禱故唯天地大裁乃行之  
正禮而為之者大祝六祈一曰類是類亦禱祈之祭依正禮者據大祝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

類以事類祭之也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被為師祭祭天故依郊祀之與

此類社稷宗廟事異而義同前四類祭日月星辰非禱祈之祭與此禮別又國高楚語云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章注云以事類曰類時類於二統案後時類似即指時享此類宗廟無定時與

彼異也賈疏云求福曰禱禱禮經得來曰祠祠禮重則  
祠者依正祭之禮也禱禮輕者依正禮祭賈疏少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

如大宗伯之儀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  
疏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終

禮記



溫州府知府印